

2015 太平洋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水之涓，天之涯： 夢的洄瀾，詩的圓周

序。詩無分野，飽滿懾人力量／花蓮縣文化局長 陳淑美 | 02

2015 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 | 04

詩人讀詩 (依場次順序排列)。

與課本詩人面對面－陳義芝、陳家帶、顏艾琳 | 06

奴家的輕鬆料理亭－紫鴿 | 16

太平洋詩歌節十年之夜－回顧與新生 | 18

古調·新曲·詩饒舌－管管、金泰成、邱上林、(演出)李昌義 | 26

詩如何翻新生活－葉覓覓、羅蕾雅、胡桑、陳黎 | 37

愛之喜·生之慾·詩之間－陳育虹、吳懷晨、金尚浩、張芳慈 | 51

感性與知性的交鳴－北島、鄭愁予、林婉瑜、羅毓嘉 | 66

圓桌詩會。

水之涓，天之涯：世界中的台灣詩／華文詩 | 80

影像／詩鼎談：詩(意)的多重翻譯 |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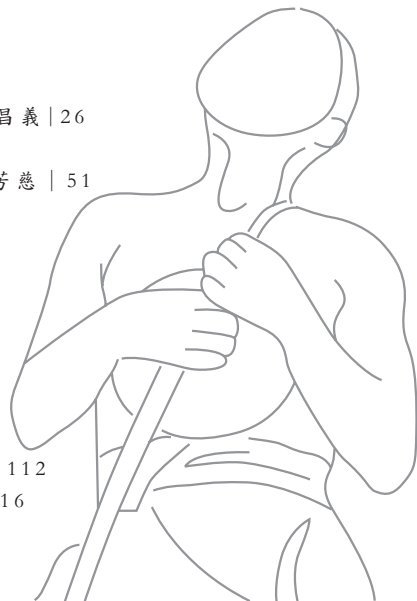
特別收錄。

2015 年太平洋詩歌節演出者簡介 | 100

2015 年「詩人采風」詩作－管管、吳晟、向陽 | 104

2014 年「向詩人席慕蓉致敬－光影詩徵詩活動」入圍創作 | 112

跋。水之涓，天之涯：夢的洄瀾，詩的圓周／策展人 陳黎 | 116



詩無分野，飽滿懾人力量

「太平洋詩歌節」邁入第十年，以「水之涓，天之涯：夢的洄瀾，詩的圓周」為題，期待詩如同漣漪的效應一般，由內向外，一波波呈現最柔軟也最執著的力量。

活動以「詩人采風」拉開序幕，邀請詩人管管、吳晟與向陽三位詩人，分別前往花蓮的北中南區，深入這片大山大海，造訪社區部落，以詩寫下花蓮這片依傍大山大海獨特的人文風情。沿著花東縱谷與海岸台十一線，詩人足跡遍及太魯閣、林田山、牛山呼、光復有機農田、奇美部落、舞鶴茶園…等地，呈現作品均難得收錄在本屆詩集當中，讓民眾一窺這片習以為常卻仍充滿驚喜的日常。

接續前往中南區校園辦理共五場「文學推廣活動」，感謝詩人邱上林、吳俞萱、白靈以及鴻鴻，透過工作坊及講座，以各類藝術形式啟發觀音國小、豐濱國中、宜昌國小及萬榮國中學子關於詩的創造力，在心中埋下一顆詩的種子。另外為鼓勵全民參與，於網路發起「一行詩」徵件、「一百字玩詩」以及「快閃玩詩」，除了透過短短一行詩句表達豐富創意，一百字的拼貼詩藏著花蓮意象，隨手就是在地的詩意。而快閃玩詩也感謝不少師生參與，讓當下行行走往來於日常空間的民眾，聽見不一樣的文字句串，開啟各種想像開關。

感謝從世界各地蒞臨松園的詩人們：北島、胡桑、孫曉姪、朱雙一（中國）、Marie Laureillard（羅蕾雅，法國）、Jennifer Feeley（費正華，美國）、金泰成、金尚浩（韓國）；本國詩人：鄭愁予、管管、陳黎、陳育虹、陳義芝、陳家帶、林婉瑜、顏艾琳、葉覓覓、羅毓嘉、吳懷農、紫鵑、張芳慈、邱上林、張寶云、曾珍珍、簡齊儒、蔡琳森等，以及參與演出的羅忠容、李昌義、龍珠慈仁。更感謝參與各場次活動的花蓮鄉親、海內外朋友，沒有你們，這個活動無法圓滿完成。

另外我們也要感謝來自各方的協助，包括文化部、松園別館、亞士都飯店、Just Sleep捷絲旅飯店、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吳明益律師、施至隆先生等，無論是經費、場地、人力各項協助與支援，在在令人感動、永誌不忘。

祝福所有參與者，詩於日常，美則俯拾即是。

花蓮縣文化局長 陳淑美 謹誌

2015 太平洋詩歌節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5

與會詩人群

海外詩人／

北島、胡桑、孫曉姪、朱雙一（中國）、Marie Laureillard（羅蕾雅，法國）、
Jennifer Feeley（費正華，美國）、金泰成、金尚浩（韓國）

國內詩人／

鄭愁予、管管、陳黎、陳育虹、陳義芝、陳家帶、林婉瑜、顏艾琳、葉覓覓、羅毓嘉、吳懷晨、紫鴉、
張芳慈、邱上林、張寶云、曾珍珍、簡齊儒、蔡琳森

演出／羅思容、龍珠慈仁、李昌義

節目單

Fri

10.23

星期五

14:30-16:30 【與課本詩人面對面】陳義芝／陳家帶／顏艾琳
【工作坊：奴家的輕鬆料理亭】紫鴉
16:40-17:20 【歌詩談唱】演出：羅思容
19:00-20:00 【太平洋詩歌節十年之夜-回顧與新生】開幕茶會暨晚會
20:00-21:00 【古調·新曲·詩饒舌】管管／金泰成／邱上林／(演出)李昌義

Sat

10.24

星期六

10:00-11:40 【圓桌詩會】* 水之涓，天之涯：世界的台灣詩／華文詩
14:30-16:30 【詩如何翻新生活】葉覓覓／羅蕾雅Marie Laureillard／胡桑／陳黎
16:40-17:20 【西藏之音】演出：龍珠慈仁
19:00-21:00 【愛之喜·生之慾·詩之間】陳育虹／張芳慈／金尚浩／吳懷晨

Sun

10.25

星期日

10:00-11:40 【圓桌詩會】* 影像／詩鼎談：詩(意)的多重翻譯
14:30-16:30 【感性與知性的焦鳴】北島／鄭愁予／林婉瑜／羅毓嘉

提醒：* 場次於亞士都飯店雅美廳舉行

詩人讀詩





陳義芝

陳義芝，1953年生於台灣花蓮，成長於彰化。高師大國文所博士。曾任聯合報系副刊主任、高級資深績優記者。歷任輔仁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大學等校兼任講師、助理教授。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兼任國語日報董事。出版有詩集、散文集《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掩映》、《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十餘種。曾獲時報文學推薦獎、詩歌藝術創作獎、中山文藝獎、台灣詩人獎等。

迷穀——招搖山行之1

風回頭
無數青韭似的海波也回頭
與星光共舞，對望
招搖金桂花的香氣

這時清醒的，一如水玉
深眠的，仍是黑實
我一個人向東走，孤單地
傾聽前方嬰兒的哭泣

也不只嬰兒的聲音在風裡
所有人都在找尋自己，不斷地
有人呻吟，有人砍木
有人生火，有人更衣

穿越蜈蚣的森林我
繼續向東走，看見
丹水向西，更西
水流翻湧一股股潮紅的妒意

穿越歌舞的曠地我
探詢記憶中未忘的聲息
有獸三五不知名，隱身人群
彷彿災厲剛過後

風回頭，扭絞
野鼻似追逐的雲氣
無聲匯聚。紫光沸揚
把明亮的天空向上再向上推舉

黑夜已踩在腳下，這時
但我尚不知：招搖是山還是島嶼
同一時間出生的你
正是我的裸體

歌哭——招搖山行之2

起初我是不妒的
我既是男孩也是女孩
在河中身為鴛鴦
在陸地身為鳳凰
在夢裡以三顆頭三雙翅膀
飛翔

聽見嬰兒的聲音那是狐
聽見老人的聲音那是鹿
聽見詈罵的聲音那是狸
聽見呻吟的聲音那是禺

俯瞰山谷有丹沙如粟
仰望山巔雲煙似歌謠
我還不能辨識的山谷雲煙啊
只覺是一條條龍的身體
群山都在行拜祀之禮

起初我是不懼的
我捏過蠶蠶拍過青蠅
追打一條花蛇掏空一窩鳥蛋
無情如鴟哀傷如鳧
慾望似蜉蝣淺海的紫螺
我唱的歌無人會意
竟以哭字作我的歌名

僧衣——慈航法師

縫一件僧衣給老農
縫一件僧衣給頑童
縫一件僧衣給村婦
縫一件僧衣給浪子

年幼的他一步步離了家
在經書的紋路尋找
另一雙手另一雙眼
另一顆頭顱另一座乾坤
用千萬個心跳一針針

縫補無形的僧衣
給瞋恨的人
貪得的人
癡昧的人
數不盡憂愁的人

十方行走他把十方的
自己也縫成了僧衣
縫成一卷肉身的教義
把人間的顛倒縫進
壞空的皺摺

時候到了。他盤腿坐入陶缸
以琉璃的肌膚照明
用垂長的鬚髮指點
把一生縫好的僧衣齊齊掛在
彌勒舍利的內院

蓮塘行——福建建寧

嬰兒的臉頰與清氣相融
天鵝的頸項探出水面三尺
接陽的蓮蓬是肉身
水蔭的蓮藕，也是

蜻蜓頤頤於心頭
預感將至的雨訊
蕈菇野生，在無邊際的
黃昏飲忘川的酒

帷幕漸漸壓低
暗紅的光鬚危顫著
最後一枚音律
自一圓寂的靈魂
重生，彷彿是
滅絕的魚龍

尋 淵 明

傳說他裹了頭巾
拄了手杖，越過一片野林
不知去到哪一個鄰家
有人撥開長草跨越桑麻
聽到狗吠雞鳴，看到榆槐桃李
卻找不到他虛掩的那扇門

遇見採薪的問
從前，他是住柴桑
大火燒了屋，現已搬去南村
遇見打漁的問
他酒藏詩書裡，命藏琴弦裡
泛舟在平湖划槳在清溪

傳說他種過柳，修過籬
戴了冠冕穿了官袍
為釀酒，一心要種秫稻
巴望穀熟，卻不願為迎迓而折腰
秋來一片落葉飄下庭階
是他說不出口的那句話

服食沾了露水的菊花
一抬頭就看見時常相看的南山
近處有人語，遠處有風煙
更遠是隱隱的殺伐啊爭戰在翻騰
昏黃的天瀾漫無邊際的紅光
映照人心扭曲的溝壑

傳說他夢見一條無人知的河
沒有人跡，不知源自何處
彷彿是一處尚未呱啼的地方
或者竟是他中夜徘徊惆悵的所在
一千重山在霧裡放光
一萬棵樹開滿了桃花

我極目眺望不知名的遠處
孤鷹厲響在天空
一棵老松學他彎腰耕種
是貧士，曾乞食，終是讀書人啊
在動亂的時代我稱他安那其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唉，在現代，不知誰能
與他談話為他斟酒
去哪裡找捕魚的武陵人
去哪裡找採藥的劉子驥
太元年間的桃源村早已消失千百年
這世上還有誰是問津的人



陳家帶

陳家帶，生於台灣基隆。
政大新聞系畢業。

現為文山、新中和社區大學講師，台大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慈心華德福學校中文及藝術教師。曾任聯合晚報編輯中心主任。

著有「人工夜鶯」、「城市的靈魂」、「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夜奔」等詩集，即將出版「聖稜線」詩集。編有戴洪軒音樂文集「狂人之血」。詩作收入文化部「閱讀文學地景」、國編館「青少年新詩讀本」、「現代百家詩選」等多種。

曾獲台北文學獎〈成人組現代詩〉首獎、新聞局〈新聞編輯〉金鼎獎。

聖稜線

夢中我穿越黑森林
紅檜圓柏冷杉借煙霞談天
紫藤青蘿也來串門子
直到攀抵圈谷——冰河侵蝕
風化的地球故鄉
我看見年輕的我
正點數靚亮的名字
水晶蘭，鹿蹄草，杜鵑花
迎面不經意撞醒
半幅惺忪的旭日

夢中我縱走亂石陣
密靄深雲同登無極
以雪命名
為次高山標識
在千壑之上萬瀑之上
我看見中年的我
巡禮著正午壯麗的群巒——
北稜角
凱蘭特昆山
雪山北峰
穆特勒布山
素密達山
布秀蘭山
巴紗拉雲山……

向北北東
再北 迤邐出一條
力爭上游的風景線——
夢中我降臨大霸尖的箭竹叢
形如覆桶的世紀奇峰
粗礪 冷峻 雄渾
上蒼在此立碑
絕壁落款無字天書
欲語還休
鳩鷓，數眉，相思鳥
嚙出神氣的讚歌向晚
我看見年邁的我
正張耳收聽
自然之心音樂之魂

昨日今日明日
鞋印夾藏的軼事
軼事分泌的笑淚
連成高拔的黃金古道
崎嶇顛簸卻大美不言——
我 是天地的忠僕
於焉裸裎，匍匐，膜拜……
我暗忖不該反客為主驚動山水
只容雪霸這條聖稜線悄悄復刻
燙金。我夢中之夢

晚餐前彈蕭邦

晚餐前彈奏蕭邦第十五號前奏曲
激情、憤怒、絕望隨著大片雨雲墜落
鋼琴已蹦出物理上極暴力聲響
心裏最美的那根弦則不可說
含混的嚙語。神諭的缺席
一切都在預示悲哀
無須重整旗鼓

行路難

音階崎嶇，人生險巇
如何印證一闕浪漫樂九彎十八拐
行路難，難於上天堂下地獄
南風來了又去
沒擱下隻字片語

晚餐前彈奏蕭邦第十五號前奏曲

念珠、沉岩、崩雪在一炷香裏完結
瓦解了音樂的結構，也暗喻著
鋼琴家凌遲的命運
音符消亡尤勝語詞
一切都走到盡頭了
故也無救贖的可能

註／

這首樂曲有個副題「兩滴」，既描摹自然
又書寫心事，情感張力強大。

九降風

風 以一長串亂句
吹過野地所有參差凹凸的記憶
那來不及結伴遠足的草芥
等待鳴啼的春天

力催茶花早發的九降風
引領槐樹的葉子自由落體
偶爾它換個節奏
穿越圍籬去撲金桔的空

這風是深諳修辭的
一回回漂亮旋身
天問似地轟然翻過山丘
直達漣漪陣陣的
光陰池塘——

吹起水草的夢囈
然後是枯藤悔悟
星塵雲影的輪番演繹
吹落露珠的嘆息
然後是瀑布長嘯
五色鳥預言遠海的歸宿
(池底有個聲音問
風從哪裏來)

九降風 押著東韻
吹出曲調神秘的口哨
它濃縮於一句句叮嚀
醒轉無數微型世界

風從哪裏來
水流為苔石吟詠
動詞為名詞舉旗
空中飛舞的蒲公英
正連結著某個幸運關鍵字

九降風 合乎自然文法
平等為森然羅列的萬物協奏
創造了風光的一天
也特寫出在風中

停
看
聽
的
你

烏鴉的更正啟事

一隻烏鴉打神秘遠方飛來
讓我頓悟蒼茫為何物

炊煙怙怙 繼續伸它的懶腰
和焦慮症的天空有點格格不入

烏鴉翱翔的靈感明顯高於我
而我只能低頭揣摩玄鳥的象徵

塔樓鐘響 引來第二隻烏鴉
午後西行之日越描越黑

我眼見暮靄成局難再拆解
只好豎起白旗 向詩人愛倫坡

第三、四隻烏鴉接踵而至
牠們開始討論永生問題好像是

欲飛無翅 不走恐成猛禽禁巒
我手足無措 心神發慌

編號一三的烏鴉終於報到
現下 連逃逸的鐘聲都有千鈞重量

為了證明夜的博大精深
也為了粉碎流行久遠的迷信

我決定加入粉絲團按讚
因為天下烏鴉並不一般黑呀

臉書

那是天空垂掛下來的一張張
雲的面具

撲克臉 大眾臉

依樣畫葫蘆

整出來的臉：

雙眼皮 尖下巴

正斜不兩立之鼻

梳妝對鏡玩美百分百的臉

政商掛帥的大花臉

淨旦爭愛的小白臉

行色匆匆的臉

憂心忡忡的臉

盛開是臉

深鎖也是

貓臉 狗臉

擠眉聳耳之際

不乏牛頭馬面的趣味

乃至烏鴉鴉一般降臨

城市面目模糊的臉

幽靈沒有質量的臉

升火吧！眾生之臉

自飛逝的巴士車窗

點燃芸芸眾生

圓的方的金的灰的

熱的涼的甘的苦

假面旅程——

那是天空滑落下來的一行行

淚的絕句

註／

文學史上最替烏鴉代言而熠熠發光者，莫過於美國詩人愛倫坡的名篇《大鴉》。



顏艾琳

台南人，1968年生，詩人兼跨界玩咖。玩過搖滾樂團、劇場、同仁詩刊社、地下刊物。從高中便從事編採企畫傳播工作，經手高行健著作與畫冊、伍佰、劉德華、F4、SHE、托爾金「魔戒」叢書、痲弦跟洛夫的文學留聲、漫畫、藝人暢銷書…等上千種出版品。2010年主演舞台劇《無色之色》。著有《微美》、《詩樂翩篇》、《A贏的地味》十餘本書。現任台灣「齊東詩舍」舍監。

長的扁的和寬的

世界是什麼樣子？
長的是扁的和寬的。

長的是腳所走過的路，
測量它經過的山坡小徑、
夏日油融融的瀝青道路、
寬敞的草原大地毯。

長的是河流
流過一整個冬天之後，
來到腳踝，碰觸春天跟夏天，
秋天時候旅行到扁扁的海口
走進寬長的一色天線，
最後成為你眼裡的風景。

風景裡有一長長的我的身影，
站在寬寬的天空下
被你折得扁扁的，
放入心的口袋。

你是什麼樣子？
一襲青衫在風裡
站成一撇中國的潑墨，
既大膽強烈又抽象不明，
像一幅扁扁的
掛在牆上的山水。

你長長的手臂伸出來，
一個寬寬的十字架意象
把背後風景變得更瘦，
兜攏全世界的線條，
長的扁的和寬的
隨你在此揮灑成畫。

你殺了你的愛情

第一次你殺我
用一首別人寫的爛情歌
讓我的溫柔脫水

第二次你殺我
用一枚地攤貨的戒子
折價我的真情

第三次你殺我
因為你
言行粗鄙且無所謂
而我不是你物美價廉的床單
枕頭 或任何可以替代的玩意
你自己殺了我
不 是殺了你珍貴的愛情

我跟你
原本可以很貧窮地愛著
甚至神經質地嘲笑彼此的頭皮屑
但這一切可貴兼可笑的情節
你殺掉了。
從此你是游民，
而我有潔癖，
再不相見……

慢日子

「一事無成的平凡，也是二十一世紀人，最大的成就」—2005.8.12有感

我就是要把台北留在台北，
忘記我的生活方式，
將台北101當作慶祝的巨大蠟燭，
插在整個台北盆地上，
為我的離去歡呼！
飛機在宜蘭轉彎，
我將要到後山去過日子，
學學那邊原住民腔的國語：
「你住在哪裡？」
「他媽哩個ㄅ——（太麻里隔壁）！」
用玩笑的話語嘲諷文明。

然後之後的很多然後，
把時間調得很慢，
可以聽一整天的海、
好好與夕陽對看，
看出禪味來，
看出什麼鳥飛過風景
成為一幅畫。

這裡的時光
是一隻透明的放大鏡，
當我慢慢過日子的時候，
什麼都看得見，
唯看不見匆匆的光陰
已經變成我的長髮。

中年兩首

我穿上你，
天就黑了。 ——姚風

久了就好

時間過去好久，
久到我變得乾淨了。
離你遠一點
是否我就能原諒他？
而你是一帖道德的清潔劑
原以為是愛染，
卻也漂白了我。

時間很薄倖，
我會忘了你，
在逐漸白頭的他身邊
撒一次野，當一回乖。

你和他都不必潔癖，
從頭到尾
我乾淨就好。

不新鮮了

日久知道，太陽底下
沒有新鮮的愛情。
因為太陽有時也是黑暗的、
黑暗的還會灼燒人…

時而天未亮，睡著，
我能感覺光
一點一點爬在臉上，
卻仍是暗暗的溫度。
只能自己感受，
天要亮，意識跟著醒。
而我而眼皮而我的心
還想賴一下，
用黑暗抵抗光。

等光，一下子不新鮮了
我再醒來。

莒光鄉大埔聚落之人口調查

三隻鵝，呱呱呱。
一群小雞，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啾。啾……
五隻母雞，咯咯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一隻紅冠大公雞，有時啼
嚶嚶嚶，有時驕傲得
彷彿眼前就是義大利的壯麗海峽，
而這整個聚落，
都是牠的。

的確，我來的時候
這公雞以村長的姿態歡迎我。

東 犬 燈 塔

在東莒。
離島外的離島上
方向外的方向裡，
這座燈塔，是我戀愛之後
唯一願意回到此處，
許下忠誠的絕鏡。

「海枯石爛。」
「星月為證。」
「地老天荒。」

這三個承諾，
本來就很危險。

也很美麗。

芹 壁

「我忘了她這樣美……」

第一次單身來時，
我發誓要帶情人一起同來，
讓這裡更浪漫。

情人來了，
卻急著在東犬燈塔
留下懸命的承諾；
芹壁的蜜月套房裡，
變成彼此獻身用的祭壇。

喔，這麼美的地方
別讓她成為愛情的中繼站。
我們要在芹壁，
留下一顆種子
把新娘的捧花，種下。

「我忘了芹壁的美，
是因為
當初你不在身邊。」
吾愛，這是我說過最浪漫的話。





紫鵲

半人半貓、古里古怪、莫名其妙，頭髮日漸稀疏泛白的中年女子。熱情一枚、膽小無雙、怕蟑螂、怕聲音、怕暴力、怕血、怕死、怕說錯話、怕鬼、超級怕人。天天忙碌、天天開小燈睡覺。愛父母、愛朋友、愛人所愛的一切；愛書、愛吃、愛鍋碗瓢盆、愛聽音樂、愛旅行、特別愛哭。儘量不沾是非、與「詩」無爭、能免則免遠離藝文圈。

早晨

藍天早安，陽光哈囉。火腿、起士、雙煎蛋，咖啡不加糖。悅耳風聲有青草香氣，你手、你唇，踩著舞步，走向彩虹。我眼睛眯起一道地平線，拽住。多麼好啊！遠方有歌摩挲摩挲，歡唱束手就擒。

早餐時刻

我不能分析
對你的感覺

如同手持烏龍茶
一塊櫻餅
飄飄欲仙的真象

我不能分解
對你的承諾

在緊密藏匿裡
換氣成
滿溢月光

我不能分辨
對你的溫度

三月纏綿花開
窗外 巨浪襲來的
殲滅

輕食點心

他在我身邊
睡成一座檸檬塔

微酸
亮眼

微甜
痊癒

風扇吹轉
沐夏無限情愫

動物生活論

下午兩點十七分的細雨
一絲絲淌在臉頰上

有個時髦太太
像鐘擺晃動的走過來

媽媽帶著大背包和挽著小熊布偶的女兒
在45度方嚮往西行

賣布的老闆走出布莊
急著指揮卸貨

城隍廟的廟公
和隔壁小攤販聊天

拄著拐杖的婆婆
向抽煙的上班族問路

老闆突然探出頭來
問我咖啡好不好喝

我說加了四瓢糖三瓢奶精
和一個無形的輕鬆

星期五我在迪化街永樂市場邊
撐著大傘的露天咖啡座觀賞人群

咖啡喝我幾分
我喝細雨無多

晚餐後，我們獨自離開

眼睛呼吸著 一顆
不安的石頭

窗外 溜冰刀的男女
拉手 轉身 呵氣
霧也朗朗讀起詩來
瞬間滑過邊陲

「你的鏡片沾殘雪。」
窗內冷空氣北上又向右傾斜

越南春捲炸太酥
討厭皺眉的洋蔥
腥風血雨澀青椒
大蒜嚼碎留嗆味

我們變成遁世化石 挑剔
每根琴弦 高低調音

這個三月特別嘎啦作響
記載這些彈痕的樂譜
多了幾許冰雹屑——
去時 莫忘風雨雪

夜半瓣

吃水梨你半瓣我半瓣
啃巴樂你半瓣我半瓣
咬蓮霧你半瓣我半瓣

秋半瓣月半瓣
右手牽左手半瓣

上唇下唇半瓣
一個吻輕觸露珠半瓣

微熱石墩臀部半瓣半瓣依偎半瓣半瓣
阿勃勃樹下狂喜半瓣



孫曉姪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中華吟誦協會理事。自2006年始擔任《中國詩歌研究動態》之“新詩卷”與“古詩卷”的執行主編。曾在《詩探索》、《詩歌月刊》、《星河》、《延河》、《乾坤詩刊》（臺灣）等刊物發表詩歌作品。著有《跋涉的夢遊者》、《讀懂徐志摩》。作為創始人、組織者，主持過三屆“北京國際詩會”。

克羅地亞樺樹林

後來	她任由那隻手
她會透過樺樹林與他交談	牢牢地握住
只有他聽得到	瞬間通達
飄揚萬里的聲音	埋藏二十年的悲痛和記憶
陰霾的硝煙覆壓在蔥蘢茁壯的樹木上方	聽他與他們交談吧
偶爾有熟悉的戰友醒來	兩重生命的匯合
和立於墓碑前的他笑一笑	那是各種樹枝碰撞
或者吸一口二十年前炮聲轟鳴的煙	天空搖落雨後的聲音
很多戰友都躺在這片鬆軟的土層下面	那次戰役只有一個人活下來
肥沃的棉被擋住風寒、眼淚	他繞道帶她們經過此地
碎片是夜裡發亮的光	陽光滑落黑洞
暖著身心	哀默映射在
遊蕩的靈魂	臉頰
	身影
他來到這裡只為靜穆	玻璃碑文上
拉著她的手	囁語隨風而述
雨水	沉默雕塑經久的凝固
老松枝	
低垂的心緒	短暫的一天
抹不掉的記憶	克羅地亞的
遮罩了光陰的樺樹林	十六湖

沒有非想
非非想
這樣就可以嗅出
泥土與夜空交合的清新

草牆外
布穀鳥
正投入地和空曠交談
所有的夏蟲秉住氣息
聽它訴說這些年
奔走者來來往住的故事

躑躅夜的暗處
看樹葉和靈魂相擁
只有你
一個園裡只有你
在等待召喚

無異一隻蝶
破繭而出
從百裡外的鬧市
駕一朵海螺雲
奔赴這陌生的居所
笑容被醃制後
就是流雲藏身燈影
你那時的模樣

多麼遼遠的海域
你卻只有4.5平方米的領地
浪花翻滾著憂患迎擊堤岸
疼痛是肉體摔打礁石
盤錯在歷史上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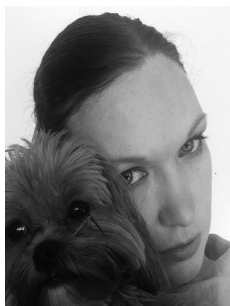
潮漲潮汐分隔了種族的色彩
你的靈魂從青芒時節就被肆虐地沖刷
從教堂、學校到街頭和監獄
兩洋交匯之上驕陽的烤炙
鍛造你赤子情懷
多麼焦渴的撕裂
福音沒有
哀歌亦無人彈起
你沉靜在孤島上思考了18年

陽光不屬於你
海風不屬於你
自由更不屬於你
27年
時針以黑人拉著白人馬車的速度行走
從17世紀卑屈至20世紀末

胸懷四大洲的廣闊
每一天都將蔚藍貼服在心靈的底層
你常常獨自騰空而出
站在人民和破陋的鐵皮屋之愛裡
鮮血凝固並渲染了褚紅色的非洲殖民土地

見或不見
毗鄰生命門檻的海岸線
正默默延伸著沙灘上的鷗群
它們隨時等待振翅飛揚
每當漆黑降臨
集結於你螢火不息的呼應
奏響自由和諧的七個音符

而你
始終在擁抱
擁抱歧視、血腥、暴亂
給世界以長者之愛
以平等和文明的
濟世規約



費正華
Jennifer Feeley

美國漢學家、作家、翻譯家，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博士，曾任教於愛荷華大學東亞與斯拉夫語文系，美國《World Literature Today》紐曼華語文學獎評審，研究範圍包括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當代中文詩，華語電影，現代與前現代中國性別研究。英譯有香港女詩人西西詩集《不是文字》（Not Written Words）。英譯中文詩與散文作品散見諸多期刊與選集。曾獲Luce基金會中文詩與翻譯獎金。

停雲 西西

大概是	引水道荒蕪了	變成噴水池
海水化淡廠	不得不	（於是我們又聽見
成立之後	制水了）	水務當局
就有了那麼一羣	朵朵停雲	再次宣佈
賭氣的雲	聚居在	雨水誠然充沛
搬到城裏	大都會的上空	可巧水庫上空
定居去了	獸在	沒有雲朵
報館的評論	高樓大廈的頂上	故此水庫裏邊
千萬不要胡說	白天嗎	沒有食水
這哪裏是一種	打打瞌睡好了	所以
工業行動	聞聞咖啡的香味好了	所以
這樣說好了	到了晚上	不得不繼續
郊野的蚊子過多	數數霓虹燈	升級制水）
蛤蟆太吵	哼哼貝多芬	年老的龍
衛生設備	偶然記起自己的職責	祇好在海裏嘆息
畢竟不夠好	且來八小時	唉唉
所以雲朵	按章工作	有甚麼辦法呀
才各自	灑三幾滴水	這可是
攜同身份證	澆澆附近的煙囪	代溝的年代呀
堂堂正正	誰在焚香禮拜呀	
遷徙到城市去了	誰在鳴鐘求雨呀	
（於是我們聽見	那麼就下雨吧	
水務當局	下十日十夜的大雨	
這樣宣布	夠不夠	
水庫乾涸了	把整座城市	

It was probab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salination plant
that a crowd
of wrongly treated clouds
came to town
and took up residence
The paper's op-eds
are urged not to speak of such nonsense
How can this be a type
of industrial strike
Instead, let it be said that
the countryside was overrun with mosquitoes
the toads croaked too much
the sanitation equipment
just wasn't good enough
and so the clouds
each
brought along their IDs
and in an impressive display
proceeded to relocate to the city
(thereupon we hear
the water department
impart the following announcement:
the reservoirs are all dried up and parched

the aqueducts overgrown and falling apart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start
water rationing)
Every motionless cloud
congregates
in the sky above the metropolis
hanging out
on top of high-rises
By day
they happily doze off
content to catch the occasional whiff of coffee
By night
they count neon lights
and hum Beethoven
From time to time they remember their obligations
but only punch in from 9 to 5
launching a work-to-rule campaign
scattering two or three drops here and there
to water nearby chimneys
Someone burns incense sticks in worship
Someone tolls the bells to pray for rain
So fine, let there be rain
a downpour for the next ten nights and days
Will it be enough
to transform the whole town

into a fountain?
(thereupon we hear
the water department
impart yet another announcement:
the rainfall has been plentiful indeed
but regrettably, in the sky above the reservoirs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clouds
thus inside the reservoirs
there's no longer any drinking water
and so
and so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increase
water rationing)
The old Dragon King
can only sigh in the sea—
alas, alas
what is to be done?
This just might be
the age of the generation gap

我把一節舌頭放在她的鉛筆盒裡。是以，每次她打開筆盒，要寫信給她的新戀人時，總聽到囁嚅不清的我的話語，像一行潦草的文字，在逗點與逗點間，隨她新削好的筆沙沙作響。然後她就停了下來。她不知道那是我的聲音，她以為從上次見面後不會在她耳際說話的我，已永遠保持沉默了。她又寫了一行，發現那個筆劃繁多的「愛」寫得有點亂。她順手拿起了我的舌頭，以為那是橡皮擦，重重重重地往紙上擦去，在愛字消失的地方留下一沱血。

T o n g u e / Chen Li translated by Jennifer Feeley

I placed a piece of my tongue inside her pencil case. And so, whenever she opened it to write a letter to her new lover, she heard my unintelligible mumblings, a scribble of words rustling among the commas alongside her newly sharpened pencil. Then she'd stop. She didn't know that it was my voice; she assumed that I, who hadn't spoken to her since our last encounter, had been rendered forever silent. She penned another line, finding the word "love" to be written a bit too sloppily. She picked up my nearby tongue, mistaking it for an eraser, and rubbed it furiously against the paper, leaving a stream of blood where the word love had vanished.



蔡琳森

一九八二年夏日生。作品多發表於網路、詩刊及副刊，曾入選《2014台灣詩選》、《九歌103年散文選》。著有詩集《杜斯妥也夫柯基：人類與動物情感表達》。

春雨：縱角觀測法

閃電是一種清瘦輕浮的盆栽雨是一種強壯的根系
我們愛仰望亭亭的積雨雲我們愛諦聽空冥茁長的鳴唱
是奏鳴曲中為首的第一音階是存而不論的第一動因
風中葵類婆娑的聲浪喚醒了我們內部更深沉的聲浪
我們重疊的時間如一把迴旋梯以垂墜的維度施展詐術
是歲月平躺如鸚鵡螺的淺夢攀附光影而上

我們靜止遂行我們的日光浴我們沉眠抵達我們的南洋

後來，你出現在一篇小說裡。

後來你出現在一篇小說裡
你的戀情並不快樂。你駕車，餓狗
重複擦拭一面玻璃窗
等待兩個下午，半個週末
夜裡，三種理由讓你咬緊牙根
那是凌晨四點，絕對乾燥
夢境現實與失眠對位工整
愈看愈像一部漫漫公路電影。
你看見，明日或像一隻殘破的鞋
像一口懸棺，在隱沒點上
它還期待被一條動線拉扯、餵哺
它仍信仰有種不停欺近的將來，可以讓它
不停地放大。烈風拂過逐日毀棄的篝火
無聲的災禍沒有兌現。
然你還有更多的可能，更多
或許是異邦旅棧，一通詐欺電話
啟程，最後抵達它的終端
是你投宿的客房
鈴聲是最寬容的惡意
是宿命最遲緩的轉訊
吵得你無法安眠。
你還能受辱，還能感覺受辱
且寬慰自己不足為外人道
最後你在一篇小說裡
那時你的戀情並不快樂。

烏鴉：一座遷徙的染坊

那時，你最接近白晝盡頭
最傾向向晚的單行道
像一把鑷子
翼翼無聲，撿起了自己的影子
你是一條拉鏈走上腦垂體
與無數電子微粒
在神經突觸之間轉遞

你是一件鋼筆墨水抓皺靛藍色的襯衣
是一根菸，為了慨然接受
尼古丁與種種疏忽
你是風搖撼不停播徙不止的浪蕩子
然一切與科氏力無關

你是禮物，最接近送抵
上頭且還貼了處方簽
它像一個字謎
偷偷包括了
所有愛侶名字的縮寫



何隨賢

漳州詔安人，曾任教于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外文系，現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博士生。。



余巧音

福建福州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博士生。

俞巧珍

浙江義烏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博士生。

北迴歸線 鄭愁予

你信上說：「我自南來以情立人，
你自北下以詩立命。」
我眉批曰：「酒是仲介者」
我蘸酒畫一道北迴歸線
不覺落筆太重 驚起了窗鳥
一路唱著曲子飛逝：
「好山好水是一切的詮釋。」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 鄭愁予

山巔之月
矜持坐姿

擁懷天地的人
有簡單的寂寞

而今夜又是
花月滿眼
從太魯閣的風檐
展角看去
雪花合歡在稜線
花蓮立霧于溪口

谷圈雲壤如初耕的園圃
坐看峰巒盡是花
則整列的中央山脈
是粗枝大葉的



管管

本名管運龍。1982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計畫邀請作家。得過「香港美協」及「中國現代詩」兩個詩首獎。

著有詩集《荒蕪之臉》、《管管詩選》、《管管世紀詩選》、《茶禪詩話》、《腦袋開花》。散文《請坐月亮請坐》、《春天坐著花轎來》、《管管散文集》、《早安鳥聲》、《管蕭二重奏》。

電影電視話劇演了33部、畫展七次。詩入選重要選輯多次、入選外文多次。人也老了多次，如此而已。

缸

有一口燒着古典花紋的缸在一條曾經走過
清朝的轎明朝的馬元朝的干戈唐朝的輝煌
眼前卻睡滿了荒涼的官道的生瘡的腿邊
張著大嘴
在站著
看

為什麼這口缸來這裡站著看
是哪一位時間叫這口缸來站著看
是誰叫這口缸來站著看

總之
官道的荒涼上
被站著
一口
孤單單的
張著大嘴在
看你的
缸

這缸就漸漸被站的不能叫他是缸
反正他已經被站的不再是一口缸的孤單
如同陶淵明不只叫他是陶淵明
他敦煌不只叫他是敦煌

有人去叫缸看看什麼也不說
有人說缸裡裝滿東西
有人說什麼也沒裝進缸
有人說裝了一整缸的月亮

有一天有個傢伙走來
打破了這口缸
也是一個屁也不放

不過
這口破缸啊
卻開始了歌唱。
歌唱

荷

「那裡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饕餮王子

吾總想弄到一部製冰機 然後吾用鞭子趕出一羣海來
同吾妻愛吃的拌拌凍起來 一個美麗的拼盤 然後吾同
妻（她穿著小紅襖） 殺著 下酒

吾們切著吃冰彩虹 把它貼在胃壁上 請蛔蟲看畫展 把
吃剩的放在胭脂盒裏 粉刷那些臉 再斬一塊太陽刷一
塊夜 吃黑太陽 讓他在肚子裏防空 私婚 生一羣小小
黑太陽 生一羣小豬 再把月和海刺一刺 吃鹹月亮 請
蛔蟲們墊著鹹月光作愛 吹口哨 看肉之洗禮 把野獸
和人削下來 咀嚼咀嚼 妻說 應該送一塊給聖人嚐嚐

然後把飛彈和衛星狠狠的凍住 叫狗去咬他們尷尬的腿
把嘴和舞姿狠狠的凍住 看他們尷尬的演技 把皇帝和
牀第狠狠的凍住 看他們尷尬的耕耘 牀上可以收穫麥
子 把春夏秋冬狠狠的凍住 看尷尬的時間 看報喪的錶
給自己念祭文

於是 吾們把憤怒憂鬱微笑連結起來 吃光 吾們就雙雙
睡去 然後隨便他們去聯合國或什麼地方喊冤

吾們是冰的兒子 吾們是雪人

吾們知道 吾們知道吾們正吃著太陽

老鼠表弟

一羣黑人自鼓裏舞出。踐踏你的腦袋。自二樓。自這扇被小喇
叭吹碎的彩玻璃窗。舞出。這種推磨的臀。這種純流質的歌。
這種月經的唇。溢在你張大牙齒的眼上。你的眼死咬住癌症花
柳病。以及在高壓線之上。警報器之下。這種被起重機吊起的
大乳。這種繫以緞帶的什麼什麼彈。

在廣告牌上

在樓與噴射機之間。你痙攣的臉。你拉長的喉嚨。你疲憊的鞋子
「救火呀……救火！」

終於輾斃你躲在陰溝裡的尾巴。一輛紅色車。

你逃。你逃進那門饕餮的大腿。在牀與金錢地帶。

你祇監視錶面。哀求錶面。瞻望錶面。計算盤尼西林之後有幾
c.c.真實。自十五歲以後。你妹子就被新聞紙搨開。搨開你美麗
的機器。為了機器和愛國你也去搶購賀爾蒙。

這是對的。自莓莓走後。這是對的。

在廣告牌下

靶場上子彈們正在用著早餐。（反芻著吃大菜的好年月）

且罵著菜單。且議論著價錢

戰車在咀嚼草。嚼嚼野薔薇

砲在啜飲星。啜飲蝙蝠

刺刀在收割麥子。收割野菊

鐵絲網在纏繞薔蘿割裂風戀愛一匹海色

陣雨過後。只有一匹狗子在欣賞月色

在槍與墳墓地帶。應該贊成子彈。雖然都不夠吉利。

俺就是俺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想怎樣

俺就怎樣

俺要愛你

俺就大膽的來愛你

俺要恨你

俺就大膽的來揍你

哪怕你把俺揍個半死

俺要吃便痛痛快快的吃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走著路唱大戲

俺喜歡在山頂上拉野屎

俺喜歡赤身露體

俺喜歡做愛

俺喜歡寫詩

俺喜歡米羅、克利、石濤、八大、徐文長、齊白石

俺喜歡丁雄泉畫的女人

俺喜歡丁衍庸畫的寫意

俺喜歡土裡土氣鄉裡鄉氣的人和東西

俺就是這個臭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鄭板橋、金聖歎、蘇軾

還有他娘的超現實

俺喜歡那些青銅，那些古董，那些漢唐以前的玩藝

但是這一些東西總比不上山坡上那棵桃樹那麼滋實

俺喜歡鬼

俺喜歡怪

俺喜歡那些稀奇古怪的東西

俺就是這個鬼樣子

管你個屁事

能愛就愛總不是壞事

俺愛罵人

經常說他媽的

當然你也可以罵他奶奶的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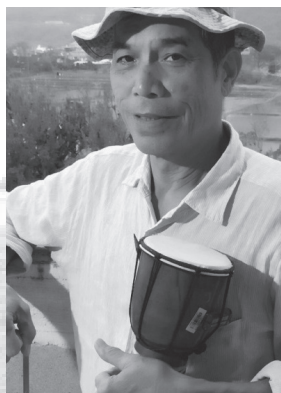
註／

此詩係戲合法詩人裴外（Jaques Prevert）一首「我是我」的詩。

About 古調新曲詩饒舌

演出

李昌義



李昌義1945

阿美族

隨施鼎瑩教授學習低音提琴

曾任職台北市、台灣省交響樂團

曾任職歌林、百代音樂唱片出版製作

實驗影音多元媒體等創作

現從事部落紀錄片製作。



金泰成

目前，自己運營中國學研究共同體「漢聲文化研究所」，致力於華語文學作品翻譯，以及中韓文學交流，已經翻譯了中國文學、歷史、人文等領域的一百多本書包括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唐諾的《文字的故事》、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羅青的《吃西瓜的六種方法》和五百多首華文詩歌。畢業于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研究所，博士，曾任教於幾所大學。

撥弄心臟的人

羅喜德

／金泰成 譯

想聆聽心臟撥弄的歌嗎？

這個皮包裡盛裝了一些跳動的心臟

旱季的心臟與雨季的心臟

早上的心臟與晚上的心臟

一切跳動的都變成歌聲

今天也坐在河邊

配合著像個拼圖遊戲似的心臟

把動脈與動脈連接起來

像血流周轉一樣歌聲就流下來了

我是撥弄心臟的人

不知竭盡心臟而唱歌是怎樣一回事

也不知疼痛到底是從何處來的

心臟怦怦地跳躍時就紛紛奔逃的音節，

蜷曲的河卵石之甦醒，

環繞身體而出去的血流與河水，

停止腳步的皮鞋們，

噹啷噹啷掉下來的銅幣們，

在人群中漫漫駛過的單車輪子，

從遠處傳來的鼓聲與汽笛聲，

在橋上唱歌的時候

臉就漸漸恍惚起來

虛空中，薄暮像黑色的鹽粒一樣溶化著

此刻，我該收拾起那些心臟趕回去了

今天的心臟尚未乾涸之前

심장의 노래를 들어보실래요?

이 가방에는 두근거리는 심장들이 들어 있어요

건기의 심장과 우기의 심장

아침의 심장과 저녁의 심장

두근거리는 것들은 다 노래가 되지요

오늘도 강가에 앉아

심장을 피즐처럼 맞추고 있습니다

동맥과 동맥을 연결하면

피가 돌 듯 노래가 흘러나오기 시작하지요

나는 심장을 켜는 사람

심장을 다해 부른다는 게 어떤 것인지 알 수 없지만

통증은 어디서 오는지 알 수 없지만

심장이 펄떡일 때마다 달아나는 음들,

웅크린 조약돌들의 깨어남,

몸을 휘돌아나가는 피와 강물,

걸음을 멈추는 구두들,

짤랑거리며 떨어지는 동전들,

사람들 사이로 천천히 지나가는 자전거바퀴,

멀리서 들려오는 북소리와 기적소리,

다리 위에서 노래를 부르는 동안

얼굴은 점점 희미해지고

허공에는 어스름이 검은 소금처럼 녹아내리고

이제 심장들을 담아 돌아가야겠어요

오늘의 심장이 다 마르기 전에

曾經，我是根的信徒

把變得尖又細的感覺向上托起

現在，比起根，我更相信樹幹

彷彿能撕裂風

變得和犀牛的角一樣輕盈

比起樹幹更相信樹枝

比起樹枝更相信枝上的葉子

始於根的存在

比起葉子更相信茫茫然掉落的花瓣

卻同時不斷從根展開逃亡的腳步

日益孱弱

今天的葉和花

隨時都有遠颺的準備

逐漸枯萎，終至闔嘴的時刻

距離根越遠

我曾是根的信徒

樹梢的葉子益加顫搖

如今已是在虛空中迷途許久之人

逐漸得見迎向你的路

從根到飄落要多長的時間？

從根開始的精神逃離，去向

無法確定

和虛空牽著手往未知之處

以號角這個詞替代根如何

한때 나는 뿌리의 신도였지만
이제는 뿌리보다 줄기를 믿는 편이다

줄기보다는 가지를,
가지보다는 가지에 매달린 잎을,
잎보다는 하얗없이 지는 꽃잎을 믿는 편이다

희박해진다는 것
언제라도 훔날릴 준비가 되어 있다는 것

뿌리로부터 멀어질수록
가지 끝의 이파리가 위태롭게 파닥이고
당신에게로 가는 길이 조금씩 보이기 시작한다

당신은 뿌리로부터 달아나는 데 얼마나 걸렸는지?

뿌리로부터 달아나려는 정신의 행방을
정확히 알 수는 없지만
허공의 손을 잡고 어딘가를 향해 가고 있다

뿌리 대신 빨이라는 말은 어떤가

가늘고 뾰족해지는 감각의 촉수를 밀어올리면
감히 바람을 찢을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
무소의 뿔처럼 가벼워질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

우리는 뿌리로부터 온 존재들,
그러나 뿌리로부터 부단히 도망치는 발걸음들

오늘의 일용할 잎과 꽃이
천천히 시들고 마침내 입을 다무는 시간

한때 나는 뿌리의 신도였지만
이미 허공에서 길을 잃어버린 지 오래된 사람



羅喜德

1966年生於忠清南道論山。1989年通過《中央日報》新春文藝進入詩壇。延世大學國文系文學博士，現任職於朝鮮大學文藝創作系。著有詩集《致根子》、《那句話使葉子染了》、《消失的手掌》、《野生蘋果》、《馬群回歸的時間》等。散文集《半桶的水》、《記住那些燈光吧》等。英譯詩集《What is darkening》、《Scale & Stairs》，參與美國艾奧瓦國際創作計劃，並獲邀出席參與國際詩歌節無數。



邱上林

邱上林，本名邱榮華，台灣花蓮人。畢業於中興大學中文系，曾任教於國立花蓮高工。曾任「花蓮青年」期刊主編；獲有國軍埔光文藝金像獎、花蓮縣文化藝術薪傳獎、花蓮縣政府藝文名家作品集獎勵出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出版有：散文集、詩集、報導文學集、音樂家傳記、太魯閣族口傳文獻、花蓮空拍攝影集、花蓮人老照片集等十四種。

滑鼠非鼠

(白馬非馬，滑鼠非鼠—

看似雞同鴨講，佢實在係一隻老鼠耶！)

老鼠跌落米缸肚

—重歡喜—重愁

金金日珠碌碌轉

瞻前顧後，輕手輕腳

東張西望，隨時抽腳

—邊煞猛吃珍饈

—邊邊危尋退路

(白馬是馬，滑鼠是鼠—

看似指鹿為馬，這才正經係一个大老鼠！)

滑鼠跌落網仔肚。

也是一重歡喜—重愁

金金日珠碌碌轉

飛天鑽地，手到擒來

網海無邊，如夢似幻

—邊發夢做山西王

—邊快快回頭就係岸

註／

「山西王」乃「3C王」之諧音也。

收衫

日頭落山，舖娘喊我去收衫
條條襪夾真像刺瓜仔結滿棚
正手捏，左手接
唔使瓜熟蒂落，一下半下就是一瓜籃

也是臨暗時節，學校制服盲脫下

阿媽喊我儂摘瓜

正手捏，左手接

菜籃裝滿天已霞

「這兩條拿分阿水嫂，該三條送分阿傳伯」

桐花滿地映白雪，轉屋食夜月光華

我媽說佢十過歲仔該下

山前屋唇長竹架，逐日儂摘瓜

河壩掌牛嘴焦肚枵，下把仔也會偷食瓜

養父要佢同日酒夜賭個結親家

生母連夜度佢囡到後山來

我媽逐擺說到佢媽最惜佢

我說你媽惜你正沒我媽惜我多

補鑊鳥仔鑊鑊噉，我媽笑到目汁跌

六月新娘紙炮響，桐花香漫後山來

心思穿越時空外，阿媽故事一籬擔

襪仔衫褲收收好，提籃淦淦轉屋去

夜來點點滿天星，星光點點滿禾埕

舖娘个煮菜香，已經飄到屋簷下

註釋／

1. 舖娘：舖，念成勺又，客語「舖娘」，意指妻子；刺瓜：即大黃瓜。
2. 唔使：意指不必。
3. 一下半下：意指三兩下。
4. 儂：讀音接近騰，儂摘瓜，意指幫忙摘瓜。
5. 盲：讀音接近忙，盲脫下，意指尚未脫下。
6. 轉屋食夜：意指回到家吃晚餐。
7. 佢十過歲仔該下：意指她十來歲那時。
8. 山前屋唇：日治時期遷居花蓮的客家鄉親，稱桃竹苗所來地，習稱山前；屋唇意指老屋旁。
9. 掌牛嘴焦肚枵：意指看牛時口渴肚子餓。
10. 下把仔：意指三不五時。
11. 日酒夜賭个：意指白天喝酒，晚上賭博的男人。
12. 度佢囡到後山來：囡，讀音接近允，隱藏也；意指帶著她藏到後山來。
13. 逐擺：意指每次。
14. 補鑊鳥仔鑊鑊噉：補鑊鳥仔即布穀鳥，啼聲類「補鑊」，補鑊，補鍋也；意指補鑊鳥鑊鑊地叫。
15. 淦，讀音接近「嫩」的合口音，一種用以撈取水底淤泥的農具。淦淦：在此為形容詞，意指滿滿的。
16. 禾埕：就是曬穀場。





葉覓覓

葉覓覓，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芝加哥藝術學院電影創作藝術碩士。以詩錄影，以影入詩。夢見的總是比看見的還多。每天都重新歸零，像一隻逆流產卵的女鬼或鮭魚。作品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義大利羅馬影像詩影展最佳影片等。著有詩集《漆黑》與《越車越遠》。

果蠅和果醬同源

穿著一雙硬鞋在他的音樂裡陰著耳朵亂寫
幾幾乎就要跑起來
以某種囤積的痛速
幾幾乎就要牙起來
發射兩百球眼睛的暴雨

我被他的死曝曬
我被他的死灌溉
把空掉的桌椅重新編派
在有限的人生裡翻出無條件的愛

(不是不見，只是不現。)
(不再以人形相戀。)
(但靈魂不滅。)

從裂隙吐出沙粒
我在夢裡舔食他的層層蜜意
用羽毛擯除灰燼
將粉紅星芒灌進苦色漬印

(他說，他正在上面照看著我。)
(而且那裡好美麗。)
(我相信。)
(真的相信。)

終點裡永遠包藏著起點
他一步升天而我把自已拋擲得更遠
再悲哀的岔離都是合體的噴泉
喝和渴的母土皆是舌尖
果蠅和果醬同源

(他只是丟下身體。)
(而我還是一隻帶肉的女鬼。)
(我的課題未了。)
(他已完畢。)

(我們終會在源頭團聚。)

養西鬼

現在大家都流行養西鬼了
那是一種傍晚5點到7點出沒的鬼
這種鬼不但喜歡面朝西邊 肚皮上還橫插了一根竹棍子
這種鬼通常很醜 可是醜得很有格調
越醜的西鬼 越受大家疼愛

每天5點她們相約在第5街的郵局55號窗口
打開那箱限時專送的西鬼包裹
撈出一隻隻暈眩的西鬼 然後緊緊牽牠們的手
她們牽著西鬼去酒吧找酒鬼玩
一堆西鬼和一堆酒鬼划拳 像是某種寵物聯誼會
當西鬼開始抽拔肚臍的棍子時 就表示餓了
大家得想辦法弄來幾桶香油和葡萄柚
讓西鬼張開鼻孔慢慢嗅
有時她們從報上剪幾篇醜聞給西鬼讀
有時她們唱幾支餓掉的歌
直到西鬼逐漸脹大 變得和紅皮沙發一樣溫暖飽滿
所有人就起立關燈鼓掌

有人提議給西鬼維他命C
有人說應該為牠們訂做新衣
有人想帶牠們上山去溯溪
有人渴望和西鬼生育
不過這都違反了嚴苛的西鬼保護條例

鐘打7下時
最不醜的那隻西鬼最快消失 最慢消失的是最醜的那隻
大家都感到萬般不捨心情參差
只好原地解散等待下一次

一些流氓把我通過

向宇宙借來一條細縫
暗是亮刮出來的傷痛
今天的雨滴不知輕重
失了幾個敗也成了幾次功
在髒掉的夢裡憋尿十分鐘
她肉氣蒸騰像一隻跌倒的大鸚
海的馬比河的馬還要輕鬆
棉質的比鐵質的更容易發瘋
把大部份的自己放縱小面積的自己葬送
太浮躁就沈落到乳溝般深邃的巷弄
去找一隻連迷路都很爛的鳳

「我要晾乾你的風景然後掠奪你涼快的鯨魚。」她說。
牠黥著歪歪的嗓音，答道：「但我會原諒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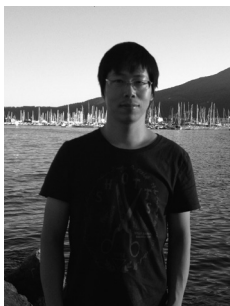
和海和大家所有人討論命運

她夢見她躺在一個歪斜的客廳裡看見飛碟還夢
見那些沒有關係的甲乙丙丁戊四三二一
他們詢問她是否願意到海裡跟大家一塊漂
浮倒立不過她只是彎腰拿出紙筆保持一種捲
舌的姿勢想要好好記下看見飛碟這件事
後來她不知怎地就來到二十五歲的第一夜
不知怎地
格外感到青春哪青春是怎樣你就
變成一艘空心船讓他們在水中畫時間的符是怎樣
喔她再也撒不出昨天的網吐不出慢板的歌曲
喔青春你是那種酸掉的黃還是去皮的綠
你是冰糖還是繩索
你是豆腐還是石頭
喔青春如果她不幸活到七十五那麼你就是罈子
裡三分之一的美酒剩
下的三分之二只有鼓跟陀螺水跟空氣
她在紙上寫下飛碟
突然明白她其實是在夢裡
然後包括海和大家都不過是她夢的一部分只
有她不是
她就像一架攝影機和飛碟和海和大家所
有人保持虛無的關係
他們多麼喜歡和她發生關係就算沒有關係

但這一切都不過只是夢的關係她沒有辦法抗拒
但這一切都該是二十五歲的關係畢
竟她都已經喝掉三分之一
剩下的都還擱在那裡等著她去決定
決定啊決定
他們說這就是命運雖然她不怎麼相
信不過不能不
信那都是極度尋常的道理
她逐漸想把自己變成一隻茶壺躺在飛碟裡
先是夢見那個歪斜的客廳然後拿出紙筆
和海和大家所有人討論命運

2月29日

早上，有人把我的小機車牽走，將牠和一匹小馬關在一起。
「等牠被放出來之後，就會跑得更快啦。」那人說。
對於他的說法，我半信半疑，於是一整天都待在家裡做實驗。
我把竹筷和鉛筆關在一起。
把手機和耳機關在一起。
把雞蛋和乒乓球關在一起。
把果醬和乳液關在一起。
最後，我把我自己和一首港都夜雨關進衣櫥裡。
小機車被送回來的時候，巷子裡的路燈都亮了。
我迫不及待地跨坐上去試騎。
牠體內竄起一股馬的血液，飆得好猛好快。
在行進的途中，我像是巨大的雨粒，又像是閃著霓虹的歌曲。



胡桑

胡桑，1981年生於浙江德清。同濟大學哲學博士。2007-2008年任教于泰國宋卡王子大學普吉島分校。2012-2013年任德國波恩大學訪問學者。著有詩集《賦形者》。譯著有《我曾這樣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詩選》、《染匠之手》（奧登）等。現任教於同濟大學中文系，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北 茶 園

一個位址變得遙遠，另一個位址
要求被記住。需經過多少次遷徙，
我才能回到家中，看見你飲水的姿勢。

不過，一切令人欣慰，我們生活在
同一個世界，霧中的星期天總會到來，
口說的詞語，不知道什麼是毀壞。

每一次散步，道路更加清醒，
自我變得沉默，另一個我卻發出了聲音，
想到故鄉就在這裡，我驅散了街角的陰影。

“我用一生練習叫你的名字。”
下雨了，我若再多走一步，
世界就會打開自己，邀請我進入。

雲 —— 給金霽雯

蒼老的樓群昏昏欲睡，
樓上，幾個小孩子在吵鬧，
這個世界毫無激情，我們卻在忍受。

你說你要遠行，並沒有揮手，
離別就發生在了空氣之中，
仿佛我們的生活是在招募免費的乘客。

並非一切都消失於夜幕，
那些界限，愛，仇恨，不能實現的夢，
急劇地兌現，並且，不斷借用絕望來呼吸。

無數人從不相遇，就像昨天和今天的雲，
但它們處於同一個天空，
想到這裡，我獲得了一些安慰。

即將離去的人，並不隨波逐流。
也許，你只是活在了距離之中，
是的，總有人會代替我去造訪異鄉。

是的，總有更多艱難的秘密
需要去領悟，需要支付未來的激情，
迫使我們像雲一樣流轉，變形，消失。

賦形者——致小跳跳

嘗試過各種可能性之後，
你退入一個小鎮。雨下得正是時候，
把事物收攏進輕盈的水霧。

度日是一門透明的藝術。你變得
如此謙遜，猶如戚浦塘，在光陰中
凝聚，學習如何檢測黃昏的深度。

你出入生活，一切不可解釋，從果園，
散步到牙醫診所，再驅車，停在小學門口，
幾何學無法解析這條路線，它隨時溢出。

鞋跟上不規則的夢境，也許有毒，
那些憂傷比泥土還要密集，但是你醒在
一個清晨，專心穿一隻鞋子，

生活，猶如麥穗魚，被你收服在
漆黑的內部。日復一日，你製造輕易的形式，
抵抗混亂，使生活有了寂靜的形狀。

我送來的秋天，被你種植在臥室裡，
“返回內部才是救贖。”猶如柿子，
體內的變形使它走向另一種成熟。

淵默的人

夜深了，地鐵十一號線還在行走，
向著郊區，那裡燈光稀疏而人群繁忙。
一個守望的人，並沒有錯過蔬菜狀的
毛絨玩具，以及爆米花，它們又出現了，
卻不能一再逗留，可是，誰也無從指責。

前進，或者後退，夜色不會改變自己的
晦暗。出站口的摩托車等著接送懶散的人，
街對面的燒烤攤煙霧正濃，生活就這樣展開著，
人們在肺裡交換有限的空氣，就像激情消逝，
教會了人們如何亦步亦趨。醒來是一件艱難之事。

穿過滬西校區，廢棄的校辦工廠輕輕呼應著
過往的腳步。倒閉的麵包店隱藏在沉靜之中。
與匆匆歸家的女人交換眼神，但不能交換匱乏，
整個的過去讓我來到了這裡，背了一天的傘
沒有遇到一滴雨水，一名欲念的囚徒躊躇再三。

那些起皺的樹恢復了繁密，這些天幾乎
一成不變，遲緩的枝頭不可能遇見意外。
電瓶車的燈光裁剪出一對男女的身影，
那謹慎的人，必能看見每一張戀慕的面孔。
夜深了，一個不可複製的日子，正在結束。

孟郊：仄步

我曾是危險的人，
如今卻在人群之中。

我出行，溪澗突然進入了冬天，
其實，時間已被我穿越。

一塊沉積岩忍住悲傷，
我的日子沒有未來。

醒來是為了睡去，長嘯，
才能獲得枯澀的寂靜。

在乾枯的歌行上獨行。
小女在宜興，是我理智的疾病。

每一個兒子的死增加著我的麻木，
我是一隻研磨不幸的硯臺。

我的筆墨越來越輕盈，
越來越懂得反諷和失敗。

我終於成為政治的盜版商，否定的
教徒，命運比我更加古老。

我借助影子而生存，
一個偏僻的詞，如素冰裂開。



羅蕾雅

Marie Laureillard

法國漢學家、翻譯家、創作者，巴黎索邦大學（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博士，現任教於里昂第二大學，並為巴黎第七大學「文字和影像研究中心」成員，是極活躍之中文現代文學譯介者，已出版法譯包括莫言、劉心武、郭松棻、李昂等人小說，近年致力於台灣現代藝術與現代詩的研究和翻譯。目前居住於巴黎。

當你老時 龍薩 / 陳黎 譯

當你老時，在黃昏，點著燭火
坐在火爐旁邊，抽絲紡紗，
吟詠著我的詩篇，讚嘆之餘說道：
「龍薩在我年輕貌美時歌頌過我。」

你的女僕們因勞累而半入夢鄉，
一聽到這個消息，沒有一個
不被我的名字驚醒，欣羨
你芳名有幸，受到不朽的讚美。

那時，我將是地底無骨的幽魂，
在桃金娘樹蔭下靜靜長眠；
你將成為爐邊一名佝僂老婦，

懊悔曾驕傲地蔑視了我的愛。
生活吧，聽信我的話，別待明天：
趁今天就把生命的玫瑰摘下。

Quand vous serez bien vieille / Pierre De Ronsard

Quand vous serez bien vieille, au soir, à la chandelle,
Assise auprès du feu, dévidant et filant,
Direz, chantant mes vers, en vous émerveillant :
Ronsard me célébrait du temps que j'étais belle.

Lors, vous n'aurez servante oyant telle nouvelle,
Déjà sous le labeur à demi sommeillant,
Qui au bruit de mon nom ne s'aille réveillant,
Bénissant votre nom de louange immortelle.

Je serai sous la terre et fantôme sans os :
Par les ombres myrteux je prendrai mon repos :
Vous serez au foyer une vieille accroupie,

Regrettant mon amour et votre fier dédain.
Vivez, si m'en croyez, n'attendez à demain :
Cueillez dès aujourd'hui les roses de la vie.

起床，瑪俐，你這懶女孩：
快樂的雲雀已在空中鳴嘯，
停棲在山楂樹上的夜鶯
也已甜美地唱著愛的曲調。

趕快起床！讓我們瞧瞧鋪滿
露珠的草地，還有含苞待放
你美麗的薔薇樹，還有昨夜
你纖手親自澆灌的可愛石竹。

昨夜臨睡前，你用眼睛發誓
說今晨你將比我早起：
但天亮前後的睡神，多麼寬待女孩，

讓你的眼睛依然被溫柔的睡意緘住。
好啦，好啦，我來吻醒它們，還有
你的妙乳，吻上百回教你怎麼早起。

註／

龍薩（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被稱作「詩人中的王子」，是十六世紀法國「七星詩社」的領袖，無疑地也是法國文藝復興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他出身貴族，從小就是宮廷近侍，後與同學共組七星詩社。他從希臘、羅馬、義大利詩歌汲取養分，為法國詩注入新血，卻不失法國氣息。他詩作題材極廣，哲學詩、政治詩、田園詩、戲謔詩、怪異詩……

Marie, levez-vous, ma jeune paresseuse :
Jà la gaie alouette au ciel a fredonné,
Et jà le rossignol doucement jargoné,
Dessus l'épine assis, sa complainte amoureuse.

Sus ! debout ! allons voir l'herbelette perleuse,
Et votre beau rosier de boutons couronné,
Et vos oeillets mignons auxquels aviez donné,
Hier au soir de l'eau, d'une main si soigneuse.

Harsoir en vous couchant vous jurâtes vos yeux
D'être plus tôt que moi ce matin éveillée :
Mais le dormir de l'Aube, aux filles gracieux,

Vous tient d'un doux sommeil encor les yeux sillée.
Çà ! çà ! que je les baise et votre beau tétin,
Cent fois, pour vous apprendre à vous lever matin.

無不為之，但最能展現他精妙詩藝的，還是他的情詩——從早年詩集《情歌集》（Les Amours），到中晚年的名作《給海倫的十四行詩》（Sonnets pour Hélène）。此處的〈當你老時〉即出自此書。此詩甚具魅力，曾引起諸多仿作，最有名的當屬葉慈以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開始的一篇。

沉落的夕陽 魏爾倫 / 羅蕾雅 譯

衰微了的晨曦
灑在田野上，
那憂鬱的
沉落的夕陽。
憂鬱，甜蜜地
高吟低唱，
我的心，忘記
忘記了夕陽。
而沙灘上面
沉落的夕陽
奇異的夢一般；
幽靈，映著紅光
不斷地閃現，
閃現，好像
那沙灘上面
巨大的夕陽。

Soleils couchants / Paul Verlaine, 1844-1896

Une aube affaiblie
Verse par les champs
La mélancolie
Des soleils couchants.
La mélancolie
Berce de doux chants
Mon coeur qui s'oublie
Aux soleils couchants.
Et d'étranges rêves
Comme des soleils
Couchants sur les grèves,
Fantômes vermeils,
Défilent sans trêves,
Défilent, pareils
À des grands soleils
Couchants sur les grèves.

他們住在這裡。一些風，一些雲。一條街和另一條相逢，交叉成十字。他們過街撿回被風吹遠了的樹影，連同剛擦亮的心情，一起拴在門柱上。十字和十字連結成方格，一塊一塊彷彿在棋盤上。他們種田，捕魚打鐵，狩獵。相三進五。馬2進4。炮六平三。車8進1
他們遇見另外一些他們。抱布買絲，投桃報李。吹遠了的樹影有些和另外一些樹影結成親家有些落在更遠的池塘裡，成為死亡。一條溪從山下出發，穿過棋盤，挾帶草色蟲鳴，奔流入海溪水和海水衝擊成縈迴狀，讓觀棋不語的他們驚呼：啊，洄瀾！

啊，洄瀾！他們的名字。溢出棋盤外的生命波浪，低限而燦爛在最高處墜毀，化做周而復始的印象音樂，反覆鏤刻，轉動棋盤如唱盤。一條街和另一條相逢交叉成十字。他們過街撿回被地震震出鍋外的魚，連同剛剛擦亮的門牌，一起釘在門柱上十字和十字連結成方格，一塊一塊，彷彿在棋盤上。他們散步飲茶，拔牙，做愛。包5進2 馬四退六。卒7進1。兵二平三一條溪穿過棋盤，奔流入海像唱針在唱片上循軌演奏。那些偶然迸出的雜音是被風吹遠了的樹影。被另外一些他們撿回送還給他們。他們住在這裡

Ils habitent là. Vents et nuages
Une rue en croise une autre pour former un carrefour, ils traversent la rue pour ramasser l'ombre des arbres soufflée par le vent ainsi que les csurs lustrés pour les fixer aux jambages des portes. Les carrefours se rejoignent en une série de carrés comme sur un échiquier. Ils cultivent, pêchent chassent, débusquent. Fou rouge 3 + 5. Cheval noir 2 + 4. Canon rouge 6 = 3. Tour noire 8 + 1
Ils rencontrent d'autres moi. Ils achètent de la soie échangent pêche contre prune, certaines ombres des arbres soufflées au loin s'allient à d'autres ombres certaines sombrent dans d'encore plus lointains étangs où elles trouvent la mort. Un ruisseau né au pied de la montagne traverse l'échiquier, charriant vert sombre et chants d'insectes en se jetant dans la mer provoque un maelström, devant lequel le public muet du jeu d'échecs s'exclame : Hue-lan !

Ah, Hue-lan ! Leur nom. Les vagues de vie qui débordent De l'échiquier, qui étincelantes ou modérées arrivées au plus haut retombent, créent une musique d'impression toujours recommencée, gravent sans cesse un échiquier qui tourne comme un disque. Une rue en croise une autre pour former un carrefour. Ils traversent la rue ramasser les poissons jetés hors de la casserole par le séisme ainsi que les rutilantes plaques de rue pour les clouer sur les jambages des portes Les carrefours se rejoignent en une série de carrés, comme sur un échiquier. Ils musardent prennent le thé, se font arracher des dents, font l'amour. Canon noir 5 + 2. Cheval rouge 4 – 6. Soldat noir 7 + 1. Soldat rouge 2 = 3
Un ruisseau traverse l'échiquier, se jette dans la mer comme la pointe de lecture joue suivant les sillons du disque Les craquements intermittents proviennent de l'ombre des arbres soufflée par le vent, ramassée par d'autres moi, qui la leur rendent. Ils habitent là



陳黎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凡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集》、《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2005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2014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2015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以及新加坡作家節。

晚課兩題

1 翻譯課

美的罪過是永恆的
玩具：我有罪，我
背錯單字，我記錯
年齡，分不清濟慈
葉慈，現在式過去式
我為了雅，為了美
為了達我所欲達
而背信，毀義
我把稍縱即逝的飛霞
誤譯為樹蔭下的磐石
我粗心因為驚心，我
大意因為不敢大義滅親
除三害，除至親的自己
我弄錯詞性，把握不住
迷迷或蜜桃的本質
我咬了一口又一口桃
聞到它的香，吃了它的
色，始終沒有把味道
翻出來。我重修翻譯：
美的罪過是永恆的
成人玩具一一

A sin of beauty is
a toy for adults forever.

2 自修課

自己做自己的，不要
吵到別人

不要吵到
幫仲夏織聽覺的窗簾的瀑布

不要吵到午後水邊偷情的
兩隻蜻蜓

不要吵到
苦思改蛙泳為蝶泳的青蛙

不要吵到
靜靜準備自學能力鑑定的自行車

準備插班考的迷雁的航班
準備跳級入禪學研究所的蟬和芭蕉

自己修自己的俳風
不要吵到晚風

註／
詩人濟慈（John Keats）有詩句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我食餓希公食咬殺目宇冥它耳廣你風從暮少頸她穿破啊德
 我！聲開言巨時光宙王曾垂大記如空春年以的地產，莫
 食／的之大間遲無星是此銀憶是洞之她下體中的謳克
 我犧餓寺空烹滯管由書際河銀，的時來臍溫海希歌拉
 牲意而洞時翻理行坊垂系行略午，坐以是頂臘重們。西
 肥成間風員星懸掛對裡帶後春，上欄整重們。以寬
 材之景的矮吊的儲微著把服來是杆壓新們。以寬
 書成圖為於是存小抒銀既唱積，帕又雲坦
 館行的色記項風的，跳的你農紆以海
 星冥的憶利，木冠舞寒於神困翅。為寬
 念銀的息從瓜者，帶時殿，為寬
 行追景吹六溫以的出星，的
 討脫灑入暖下斷，以食
 身向童你是崖多游浪慾
 而你的躁如立於為。
 出六五鬱特克大左更
 七官的技柱海傾寬
 一四熱表式裡右坦
 一肢帶演之不傾的
 者至腐議海
 極如員。更
 淚的鷗盟
 更寬坦的食慾……

公十神人與歐一象餘公盲無小與豐大詩無冥只是宣堪提
 開三借問辛羅輩，味開瞳光亞我富音的人王要吧稱一
 的種你的苦巴巴子如猶的裡之細的聯希音太星一，其
 音煮神我，禁是在餓千目亞吊盟聲量空心賴無不
 樂鷗奇鼻辛如忌從的意萬翻，飾行。庫犧靜遙地在能
 大的鍋的與我翻形種公粒嶇結以的牲默傳貌
 音方子一幸在鍋滑鷗開般海歐小搏，的回
 希法，百福亞掀行影的閃岸亞吊節以喧
 聲：做擊，細蓋出，音閃為書大紆節開
 。大為。時亞，食樂發史架，困制
 大鷗打體隱，筷成我。亮詩，以的
 象無擊會時品匙為，希的目聯詞
 無形樂，現嘗鏟音食腦明錄結庫
 動，器玩的距杓樂我之喻 你
 物至，味萬離齊，聲
 園大上，種的擊成無。
 。、界辨鷗肌，為惡荷
 無至的認影理擊滑意馬
 政小一苦…，斃翔的
 府的擊與…三定翼
 樂O，辛如杯義
 團。問，你是
 。無。問，甘是
 無Ω。人苦
 國。O，my God
 界。問
 廚。O，my God
 ……

愛 河

愛 薰爇

沼澤的春天；

愛 汲水為幼年的

船仔頭港洗頭；

愛 灌溉阡陌；

愛 組裝舢舨；

愛 滑動螢火飛盪的

夜的螢幕；

愛 下載

蟲鳴；

愛 蒐集淚水；

愛 剪貼虹與橋的臥姿；

愛 收容打狗川的落水狗；

愛 反覆測量

船歌的深度；

愛 練習伸出濕濡的

舌頭；

愛 羞怯地說愛；

愛 激盪此岸的燈火樓影；

愛 激盪彼岸的樓影燈火；

愛 塗繪群星

掉落的指甲；

愛 在無言處打結醞釀霞；

愛 湧開黎明成為出海口；

愛 使城市每日夢；

愛 使愛河流動

註／

愛河舊名打狗川，最上游段為船仔頭港。



吳懷晨

衝浪人／詩人／政大哲學博士。兩屆台東詩歌節策展人。長年遊走東海岸。現職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著有散文集《浪人之歌》、詩集《浪人吟》。

子衿

a. 夏日

夏日陽光中用嗅覺，聞出
一股騷動，有些換取的記憶
餘留的味道，餘留的寂寞是
如此令人懷念，如夏午三時
陽光曝曬下的長長影子
如漫漶的信子，日曬迸裂
一股謎在年少的風中喚我
並沒有多少人同聲大歌唱
還是恢復擅長的假裝？
當青春正腐蝕在赭紅色的光……

k. 八百複賽

假如我逆流奔跑
我的腳力跑出風
跑出汗，跑出吶喊
跑出耳際底寂靜
假如我逆風奔跑
跑出時光的曲線不停
槍響時的最終一圈
淚，不知何矣
已在我的來時路呀
跑出一地晶瑩的
鹽分熱帶

o. 同學會

「2028年，
且讓我們從火星
乘電扶梯直達高中校園！」
時光倏忽而過
親愛的妳，如今安在
這寒涼星球表面的哪一角呢？

二條通——G誕之歌

咯咯咯 咯咯

賀爾蒙猛爆催化下

千萬隻禽

引頸

啼

笑

(咯咯)

(咯咯咯)

如暴雨

拍落剝皮寮

大動干戈

(戈戈)

(割割割)

千萬隻禽，引頸

待剝

彼等將癱瘓夜市攤上

香G排

炸G塊

若非我等也吞食了怪戾如此之

生長激素

又怎會在動情的夜K T V，無端

引吭

歌歌

啊

哥哥

人——暱稱為高等智慧的

1.

幹我

操我

用你巨大的光柱插我

每畫每畫無止盡噴射我的表面

播種我經緯的尻

對著太陽，星球說：

「不然我又怎能孕生這星際中善走造孽的

人？」

2.

闇黑無垠的宇宙海

這是唯獨一顆——水汪汪藍色欲滴

大眼珠

高掛垂淚

只因這星球是億萬中選一

神的儲淚瓶——獨獨孕生出這星際中暴走善孽的

人

衝浪人之歌——登高

沿著階梯往上

遠望山勢的起伏

走，持續的步伐，像——為了

鬚鬚環抱亙古不變的輪廓

張手，聚落愈小視野越大

山脈盡落胸臆

純粹是其皺褶之美

晴光下綠油油地發亮

一起一伏，以亙古譜出的

那曲，凝視中一丁一點撼動不了的

彷彿在看者之中

看者，又在她之中

先人的聚落凌亂地

墓碑佔據村子上方的海拔

今人與往者的屋子愈增，再伸遠一點

掩蓋了 觸手可及

腳下大遍的曲曲折折

皺紋的山

該要學習凝視啊！

亦不再前進

眼前是山和陽光一明一滅於其上的作為

與此不再後退

屏息。更遠處是無盡無涯無所謂的洋

活人死人混雜的腳下

大自然中生滅真真實實地凝視



陳育虹

陳育虹。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生於高雄市。著有詩集《之間》、《魅》、《索隱》、《河流進你深層靜脈》等六本，另有散文《2010日記》，譯作英國詩人凱洛·安·達菲Carol Ann Duffy詩集《Rapture癡迷》、加拿大詩人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詩選《Eating Fire吞火》等。2011於日本思潮社出版日譯詩集《我告訴過你》。曾獲2004《台灣詩選》【年度詩獎】、2007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入選2008九歌台灣文學菁英選《新詩30家》；代表台灣參加2014尼加拉瓜詩歌節。

築巢

i.	ii.	iii.
有些吹長笛	黃昏黎明	混聲交響
短笛	他們在我心裡	這些看不見的
哀怨的雙簧管	複沓	樂器
有些打響板	降A大調	喜鵲藍鵲
敲木魚	升C小調	綠繡眼紫嘯鸚
風鈴	我聽到顫音	來吧我說
三角鐵	琶音	都來吧
一兩聲低音號	上升音下滑音	燕隼山鷓鴣布穀領角鴉
他們各自試探一首	斷奏或跳奏	所有迷鳥留鳥
怯生生的	沒有總譜的	過境鳥逸鳥
春天	快板慢板	這無人的老部落
我想他們全都是新手	練習曲迴旋曲	我在樹下你們在樹上

海星

錯誤的矢量而一顆星擱淺。

當月亮升起她以低視角望向月暈。沉默暈散如陰影。暈散那連沉默也無法傳達的絕望。某種官能硬化症，某種藍紫的冷。有誰懂呢？她應該充滿波浪，這褪下舞衫的舞者。

我彎腰拾起她。礦物質的觸感。迷星。流星。夜的濾網有數不清的孔隙。烏鴉飛過時間，將噴吶從一片海伸向另一片。船隻清晨回家我知道她再也回不去。我知道那鹹味可能是風。可能是淚。

一束玫瑰

這一朵朵，有些	信仰，象徵，典故
是火裡竄出來	妳是最沉重的花
有些是天上飄下來的	
	有一天我將把妳扔掉
米白血紅鴨黃骨螺紫	就像扔掉我凋謝的世界
對於妳，血紅不是污染	在詩與泥淖之間
瘀紫也沒有問題	我聽到風
妳不選擇色彩	聽到沉默
色彩需要妳	都沒有缺失

妳不說色彩
妳說冷，熱，柔軟，傷害
妳縮寫了這些色彩

玫瑰的戰爭永不停止
愛情與刺，誓約與祕密
我手裡的妳
透明玻璃紙層層裹著
顯得慎重
莊重，一如拉斐爾的聖母
頭頸微傾，脆弱的貞節

辯證的蘋果

你記下它一天天
老去的模樣
由豔麗結實而暗沉乾癟
果核連結果蒂
潛望鏡的弧線探出臍眼
面對世界，一種
牢固的依賴與好奇

但它確是逐漸衰敗了
不痛不痛不痛
一顆變形的子宮在你眼前
這文明初啟醞釀的情緒
如果一分為二
會不會流出汨汨鮮血
你刻意保存它的完整——

這紅色星球
是夏娃摘下的誘惑
是亞當無法下嚥的原罪
是維納斯賜予的美麗
情慾與死亡
這是所羅門銀盤上的智慧
是聖嬰掌握的救贖

但它需要這些典故
這些沉甸甸的象徵嗎

它只是一枚蘋果
因為風或時間或一隻手
而著地
那一刻
它就死了，現在
在你早餐桌上
果皮還有太陽的浮雕

每天退讓一微米，生命
精簡的縮影
這將是最巧妙的
循環：讓它的因子
在你體內辯證，而你
變成樹
結一樹跳動的蘋果

地中海上——敘利亞難民船

他們光著身子
他們裹著頭巾
他們縮在鐵殼船的艙底
他們瘦小的腳伸出駝色毛毯
他們抱緊救生圈
他們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只有黯沉，他們的世界一律黯沉

我看不清他們的臉
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他們是百分之一，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
地中海陽光明媚
度假的蔚藍波浪裡他們的身子
輕飄飄（彷彿悠閒的）浮在海面
又往下沉，往下沉





金尚浩

韓國首爾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長為中國現代文學、台灣文學、比較文學、文學評論、口筆譯。現任教於台灣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國文領域兼觀光系合聘專任副教授。曾獲韓國「東亞人文學會泰山學術獎」。論著有：《徐志摩詩研究》、《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中譯著作有：《半島的疼痛：金光林詩選100》、《韓國元老詩人文德守詩選》；韓譯著作包括：《啊！中國呀！台灣呀！：余光中詩選100》、《千濤拍岸：莫渝詩選》、《自白書：李敏勇詩選100》、《生平報告：吳晟詩選100》等多種。

地球，一杯的水

高炯烈

／金尚浩 譯

過了一日後回來
從他接收透明和無加言的一杯水
他連手也沒有的站在我前面
我曾踩踏而走的一天，從那地上行的水
連設計和謀取也沒有
雖沒有畫線，但過了一日後得到的回報
就是我的水
份量是太渺小的
只不過是逐漸枯涸的靈魂暫時解渴而已
然而所有人類一瞬間喝的神聖的水
恐懼的我拿起杯子，怕水破壞杯子
就低頭的我慢慢地喝下去
瞬間，令人感受到不能走到遙遠處
因此，忽然拿起一杯水
我就變成為水的我
繞了太遠的都市回來的此一杯夢的水
在絕望的尾子，仍走在前面

하루해를 보내고 돌아와서
 투명하고 침언 없는 물 한 컵을 그로부터 받는다
 그는 손도 없이 내 앞에 서 있다
 내가 밟고 하루를 다니는 그 땅에서 올라온 물
 설계도 도모도 없다, 선도 굿지 않았지만 다만
 하루해를 보냈다는 대가로 받는
 나의 물이다
 뭇은 너무나 작은 것,
 다만 고갈되어가는 영혼의 목만 잠시 축이는 것
 하지만 모든 인간이 한순간에 마시는 신성한 물
 두려움에 떨면서 나는 컵을 든다, 물이 컵을 깰까,
 고개 숙여 나는 친척히 마신다
 순간 아득한 곳까지 가는 것이 불가함을 깨닫는다
 그래서 문득 한 컵의 물을 들고
 나는 물의 나가 된다
 너무 먼 도시를 돌아서 온 이 한 컵의 꿈의 물은
 절망의 맨 끝, 앞에 서서 간다.



高炯烈

1954年11月生於韓國江原道東草，十幾歲時離家出走就流浪南海岸，從1974年，到了靠近北韓的軍事分界線附近東海中部地區在一個鄉鎮，擔任地方行政公務員時，開始創作詩作。1979年在月刊《現代文學》發表「莊子」等的作品之後，正式踏入文壇。詩集有《大青峯西瓜田》、《大青峯西瓜田》《海青》、《夜之彌矢嶺》、《額爾德尼Zuu寺ErdeneZuu Monastery》、《通過玻璃體》、《把地球要叫做現世嘛》等的個人詩集。另刊行於亞洲11人詩選《多麼分明的小的存在》和最近在北京、首爾、東京同時出版的東亞三國15人詩選《季節風Monsoon》問世。曾榮獲白石文學賞、大韓國文化藝術賞、文學意識作品賞等多種。

車站 管管

車站上的臉是

一張 一張

一張 一張 一張張張(註一)

一張一張

一張張

一 張

的舊報紙

雖說每個版面都有不同的新聞

卻都是一條一條落滿蒼蠅的臭魚了

只有跑過來的那張小孩臉是張

號

外!!!

註一 /

原三張字做金字塔型排列，如 張 之狀，共佔三行。

張張

정거장 관관 / 金尚浩 譯

정거장의얼굴은

한장한장

한장한장한장장장*

한장한장

한장장

한장

의지나간신문

비록각면마다각기다른뉴스가있지만

오히려한가닥한가닥파리로그득찬씩어문드러진생선

그저달려온아이의그얼굴만이

호

외!!!

* 원래세개의“장장장”은피라미드형의배열, 예로, 장의상태는총 3항.

장장

簡單的聖歌

陳黎

평범한 찬송가

천리

／金尚浩 譯

1
我喜歡星期天
不上班
改上你慵
懶
覺堂
的
主日學

2
聖者啊
教我
背德
雖感
罪惡
但我
喜悅

3
天使來訪
我們不在
我們有
重要的事
我們出去
吃豆花

4
天使來訪
我們又不在
我們有
重要的事
我們肩並肩
看海

5
田中央
我們做形体
色彩與光影
的構圖練習
並且把它
搬回我們的
榻榻米
稱之為
朝聖歸來

1
난 일요일이 좋다
출근도 안하고
당신의 고단함을 변화시켜
나태하게
잠을
자는
주일 학교

2
성자여
나를 가르쳐라
도덕에 어그러진
그저 감정뿐인
죄악
그러나
난 기쁘다

3
천사가 방문하면
우리는 자리에 없지
우린
중요한 일이 있다
우린 나가서
두부 디저트를 먹어야해

4
천사가 방문하면
우리는 또 자리에 없지
우린
중요한 일이 있다
우리는 어깨동무하고
바다를 봐야해

5
발 중앙에
우리가 만든 형체
색채와 빛과 그림자
구도연습
게다가 그것을 우리쪽으로 옮겨온
다다미
이름하여
성지 순례하고 돌아와야해



張芳慈

張芳慈，現任秀朗國小藝術與人文教師。1998年與多位國內女性詩人合創「女鯨詩社」。曾經發表童詩、散文、短篇小說、現代詩。曾獲吳濁流新詩獎、陳秀喜詩獎等。出版詩集《越軌》、《紅色漩渦》、客語詩集《天光日》等。歷年來詩作散見於年度文學選和各家編選專輯，也應邀國內外交流發表，作品廣譯有英、日、印、蒙和土耳其文等。

白色的小粉蝶

白色的小粉蝶

在狹窄巷弄的陽台間

是剛剛還停在被拆掉的屋頂上

是剛剛路過燙著柏油的土地

還是剛剛翻過埋葬著祖先的山頭

遠道而來的姿態

高高低低

想要輕盈的翅膀

在眼神中沉重起來

是剛剛從你眼前飛過的

小小粉蝶

停在我緊緊的胸口

我知道你來過

陽光穿進來

雲嵐從縫隙裡擁繞

嫩葉有了力量

執意正面的方向開展

在風雨裡

景致又換了樣子

輕盈地

細微地

那些增長的

我知道你來過

心裡的小樹

以昨日的死滋養

讓今日的光影盡興

直到時間把一切都掠走

只留下了盤深的根節

我們來唱一首歌

太平洋啊
我們來唱一首歌
沒有歌詞
但所有人都懂的哀傷

福爾摩莎的風吹起
河也嗚咽起來
巴士海峽失去耳朵
聽不見我們的歌

後浪的氣勢就要來了
沒有歌詞
但所有人都懂

正月半

火焰蟲唧唧蟲
夜夜點燈籠
燈籠光吊四方
四方暗……

阿嬤教个童謠
擎緊燈籠歸路唸
行到廟坪看新丁板
看大人相爭擲炮城

正月半个暗晡頭
庄項盡鬧熱
頭擺个火焰蟲
這下歸年毋識看到
毋知飛去哪位了

尋無火焰蟲
尋無路个我
行在故鄉个路上
心肝肚一下那續暗落來

食茶

你目神底背个我
我目神底肚个你
這滿滾了

該斯兩皮嫩葉合一心
定定弓開
定定弓開

啊
出味了
出味了



北島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早年做過建築工人、編輯、自由撰稿人等。1978年與芒克在北京創辦1949年以來內地第一份非官方文學雜誌《今天》，擔任主編至今。自1987年起在歐洲和北美居住並任教。獲得多種國際文學獎項及榮譽，包括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作品被譯成30多種文字。與家人定居香港。

晚景

充了電的大海
船隊滿載著持燈的使者
逼近黑暗的細節

瞬間的刀鋒
削掉一棵棵柏樹上的火焰
枝幹彎向更暗的一邊

改變了夜的方向
山崖上的石屋
門窗開向四面八方

那些遠道而來的靈魂
聚在光潔的瓷盤上
一隻高腳蚊子站在中間

鄉音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兒糖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早晨

那些魚內臟如燈
又亮了一次

醒來，口中含鹽
好似初嘗喜悅

我出去散步
房子學會傾聽

一些樹轉身
某人成了英雄

必須用手勢問候
鳥和打鳥的人

教師手冊

一所尚未放學的學校
暴躁不安但克制
我睡在它旁邊
我的呼吸夠到課本
新的一課：飛行

當陌生人的驕傲
降下三月雪
樹紮根於天空
筆在紙上突圍
河的拒絕橋的邀請

上鉤的月亮
在我熟悉的樓梯
拐角，花粉與病毒
傷及我的肺傷及
一隻鬧鐘

放學是場革命
孩子們跨越光的柵欄
轉入地下
我和那些父母一起
看上升的星星

走吧 —— 給 L

走吧，
落葉吹進深谷，
歌聲卻沒有歸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從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
心敲擊著暮色的鼓。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飄滿了紅罌粟。

時間的玫瑰

當守門人沉睡
你和風暴一起轉身
擁抱中老去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鳥路界定天空
你回望那落日
消失中呈現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刀在水中折彎
你踏笛聲過橋
密謀中哭喊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筆畫出地平線
你被東方之鑼驚醒
回聲中開放的是
時間的玫瑰

鏡中永遠是此刻
此刻通向重生之門
那門開向大海
時間的玫瑰

시간의 장미

金泰成 譯

문지기가 깊이 잠들어 있을 때
네가 폭풍과 함께 몸을 돌려
포옹 속에서 항상 찾는 곳은
시간의 장미다

새들의 행로가 하늘의 경계를 정하고
네가 고개를 돌려 지는 해를 바라볼 때
그 사라짐 속에 나타나는 것은
시간의 장미다

칼이 물속에서 휘고
네가 기적소리를 밟으며 다리를 건널 때
비밀스런 음모(陰謀) 속에서 울면서 소리치는 것은
시간의 장미다

붓으로 지평선을 그리고
네가 동방의 징소리에 깨어날 때
그 메아리 속에서 열리는 것은
시간의 장미다

거울 속은 영원히 이 순간이고
이 순간은 중생(重生)의 문으로 통한다
그 문은 바다를 향해 열려 있다
시간의 장미를 향해 열려 있다



林婉瑜

1977年生，台中人，初始考入台北醫學大學營養系，大二決定轉讀文組選擇休學，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主修劇本創作。20歲開始寫詩，詩作曾獲年度詩獎、第11屆臺北文學年金、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詩路www.pocm.com.tw 2000年年度詩人、優秀青年詩人獎等。2007年出版詩集《剛剛發生的事》；2011年出版城市詩集《可能的花蜜》，為第十一屆臺北文學年金得獎作品；2014年出版情詩集《那些閃電指向你》，並獲得《2014臺灣詩選》年度詩獎。

雨的身世

雨
無預警地下了
落在賓士車那滴
並不因此成為尊貴的雨
落在水溝那滴不因此成為
卑賤的雨
形狀大小相仿的雨滴有
殊異的身世——
有一顆雨前世是晨霧
有一顆雨前世是海水

它們重擊地面
摔碎自己
為了反映我和我的傘
惚恍的影子
在低窪處鋪成一面晃動的鏡子
避雨者快步跑過
凌亂踩碎
雨的鏡面

隔日蒸發
回到天空的雨
有時想起 地表的經歷——
屋瓦的阻力
葉片的撞擊
順著傘面滑下的弧度
以及風……

風明明只是
無事路經
卻輕易傾斜了
雨的線條

無賴

愛的時候
像個無賴
賴在你身上不走開
道別時黏黏膩膩挨挨蹭蹭
路人看了都厭煩

我們是喝醉的
把世界撞得頭暈眼花
有一些啾咪的星星
我們是爛醉的
把平庸看成美麗
老實看成帥氣

愛的時候
像個無賴
賴著愛
不准走開

泳

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想掙脫所有束縛

朝你游去

用自由式規律、穩定的姿態

或仰式面對天空

順便說服雲擺脫風的桎梏

一起去找你

成為什麼樣子了？

記憶中你是魚

隨心所欲撥動水流海浪，到任何地方

負載另一個人是否拖延你進度，耽誤你去向？

記得你說，用精準角度把手切入水中

劃開兩個世界像紅海，就能出現一條順遂的路

往心之所欲

我該站在被你切開的海的哪一邊？

學你伸手推水，對抗隱形巨大阻力，使身體前進

窘困時側臉攫取一段飽滿空氣

再回水裡小心適切地

把哀愁二氧化碳

吐給海

如此重複再重複（能到你身邊嗎）

或不再用力了

身體放空交付水面

相信它會撐起我托住我

如一厚實富張力之手掌，引我前行

仰躺的我像一張浮萍安靜秘密地移動

經過許多風景、故事、暗礁伏流（就要到達嗎）

我已觀察一下午

雲的遷徙

及天色飽滿度的改變

從水彩淡然到油畫厚重

太陽棄守天空隱遁山後

隱約

第一顆星的輪廓從層層墨黑中顯出

轉為清晰，轉為透明（就要抵達嗎）

用你教導的方法

朝你游去

我以為已征服一座山、一座城的距離

（實際上只停留原地）

水是冰冷的

和我體溫一樣

我因為感覺不到引力而自由、而快樂

那瞬間

忘記了自己是不會游泳的

雨天散步

散步經過雨後的草地
感覺自己心的浮動
如草葉掛滿雨水
而搖晃
低垂

收束雨傘
抖落上面的雨滴
雨天撐傘
晴日曬傘
重複之間
就是生活

坐長椅上的戀人
細聲交換一些話語
無論看著湖中的錦鯉
或者
看著湖面上的垃圾
臉上浮現的 是同一種傻笑
這就是愛情

細細地下了起來
整樹粉紅色的羊蹄甲在雨中歡欣
排隊溜滑梯的小孩
在滑梯下等待雨停
這就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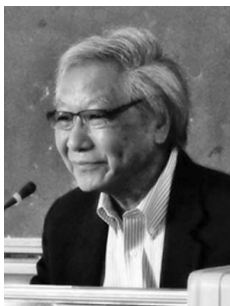
迎面而來
許多生命
有人養育的 幸福的威風凜凜的狗
無人照料滄桑的 以草地為家的狗
此刻都在慢跑
經過我的身旁

不是約好

不是約好要把世上所有百無聊賴的事都做完了？
不是約好要把世上所有有趣的事都做完了？
你提早離開
變成
一個無聊的人
下雨天
梳著油頭腋下夾著財經版
在公車站
沈默的和路人一起
進行面目模糊的等待

那麼
天一黑我就必須回家了
到了晚上我會迷路
到了晚上就會迷路的人
是另一種「夜盲」……

不是要帶我在夜晚的城市闖蕩？
城市還在
夜晚還在
闖蕩還在
你提早離開
那麼
一到夜晚
我就要回家了
失去你會迷路
是另一種夜盲



鄭愁予

本名鄭文韜，河北省人，1933年生於山東，遠祖遷自閩臺，為明末及有清一代世襲的軍事家庭。寫作生涯獲獎無數，曾獲國家青年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以及中外多種終身成就獎。出版詩集15種以上，其中《夢土上、窗外的女奴、衣鉢合集》印行達160刷，詩作被收錄於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各地大、中、小學校國文教科書。《鄭愁予詩集I》被選為二十世紀新文學經典之一，在詩類中得票最高（聯合報協辦，1999）。獲《文訊月刊》問卷票選為最受歡迎副刊作家新詩類榜首，亦為所有文類得票最高者（1994）。並獲《文學家》雜誌問卷票選為各文類十位最受歡迎作家之首（1994）。

阿里祝峰萬眾觀日出

---望之祝山，七峯崢嶸；
祝融火生光，共工水幻美，
神話VS科學之道場也！

祝山是祝融迎日的老東方
日頭太子生來註定是夜盲
只等萬眾接駕歡呼睜火眼
迸發體溫七彩巨天之光芒

火族祝融七兄弟站場值更
舉火把擺儀仗乃祝山七峰
而水族共工卻橫空來顯能
奪過火把揮灑天水美蒼穹

一揮灑焉水瀾空際透青
二揮灑耶水漫琦辰星籃點點
三揮灑啊水潤東天魚肚白
四揮灑噢水渲霞靄胭脂染

五揮灑呦水濺停雲紫光閃
六揮灑呀水湧朝暎赤輪轉
萬眾仰兮水沸七彩開金輦
火眼睜嘍秒殺萬眾一瞬間

註／

阿里山祝融峯因火神得名，日出穹宇因水神氣氤而美

海洋 萬象之母
在創世第一章生育了大地
且昇華她浩淼的母愛
結為億億兆兆愛的因子
那是水珠水珠光明自主
鋪天之為雲翳昇空而上九重
蓋地之為雪域結冰原之兩極

海洋 萬端之母
她生育萬川並賦予蛟龍之姿
因她是哺乳的 用懷抱孳養的
是親手淑流又婉轉灌溉的
當哺乳千萬物種化為紛披細流
瞬間綻放遍山女孩的野百合
而且是睿智的、巧手的、歌唱的

海洋 萬般之母
其實從月球上看
地球之海洋是無波的
從水星上看地球是無水的

而人類樂意在海洋上漂
地球之海洋是倫理的
是不被寰宇星宿善解的
則每一光影都反照溫柔的孺慕

須知我們擁有無數的親族
當水珠海洋湧越綜錯的山脈
乃有諾瓦方舟泊高加索之迷蹤
繼踵Nova Scotia 島嶼之漂流
以及我們至親西藏的高寒處
引起童年記憶的海螺與天珠

所以我們有大幸被養育在海島上
海島是海洋的中心而陸地嘛....
就都是邊緣啦！

所以——我們航行 我們回歸為嬰兒
平安地睡在母親浩淼之懷抱
當立志探索水靈共工何處駁雙龍
即使航行四洋七海萬里經緯
卻向母親的海洋晨昏問省 正合了
”親在不遠”！
所以我們自豪是海洋的寵兒
我們航行....所以航行
”親在啊...更遠”：
唯美女孩而且睿智巧手的一

暮入芒花徑
探人間煙水天堂
左右都逢天使
什麼樣兒的面貌都有
說話可都是靜音的

貼著臉兒聽也無
莫是天籟之耳語？

是耶？非也！
法....是不傳二耳的...



羅毓嘉

羅毓嘉，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大新聞系畢。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財經記者。著有詩集、散文集數種，最新作品為《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

雲母

如何我能得到你的祝福

一場雨下得縱恣像浪像火

山一樣絕緣厚重

你笑起來比絲綢還薄

這雨令我快樂

噩夢如海市蜃樓的起落

城市首先在此處匯集

而後陣風吹起

春天衰落得櫻花迷濛像海

該如何得到你祝福

姓字默禱在舌尖

火焰裡笑聲放肆地閃爍

風它還沒帶來文字

已先把雲堆成西行的堡壘

牢固的層理都受到燒灼

「可是春天不遠了」

你哭泣振動如漫山的黃葉

如何我能得到祝福

女人笑得偏光如此明亮

遺忘與甲蟲

順勢就從邊緣飛走

我步入生滿針尖的小徑

聽酸雨嘲笑莽林

微光照向黑夜暴虐得像雪

你將如何讓我幸福

新蓋屋頂鑲有岩的結晶

是甚麼

從鐵灰色海面飛鳴而過

往後，城市都去別處聚首

站起來的人也很快離開

黑雨令我快樂

它下起來沉默像沙

河醞得有種煤綠的氣味

我該如何得到祝福

缺頁的日曆翻開透明

像你

直到六月夏荷開滿

三月流蘇，四月木棉
穀雨無言而柳風無絮
此刻人間四月是行將終結了
立夏前
我為你疊起冬衣，疊起
我們厚重的愛情

此間秧苗初插，萬物蓊鬱
蔥蔥的五月都是我們的錯遞
陽光落如麥芒
如何確知雨後生百穀
直到六月夏荷開滿
一雙眼看著雀榕都寬衣
別去張探荼蘼的花事
留待冷雨淋漓時，再讓
該落的去落
該凋的去凋

誰能愛得比鳳凰花輝煌
愛的短長只消一個季節吧
是你把相思給穿妥
卻把釦子都落在這裡
跑跑跳跳入了秋
燒著燃著
遮過了都冷了

加薩

焰火在窗外猶豫
舔進了上帝彷彿他君父的城邦
且至最終，誰能寫下
一個母親失去了她的孩子
許多母親失去了彼此的孩子
執槍的歌者
容許自己跨過邊界
並等待一個冷酷的拒絕

一條久經封鎖的走廊
路上躺著一隻染血的乳房
誰寫軀體臥如黃沙
乳汁噴亂如泉
當蜥蜴和軍靴匿聲走過
只有密語飛如矢砮
散亂的弓箭請你同聲向我
在戰火彷彿是他君父的城邦

一條走廊灌滿火藥與風沙
通往甚麼囂鬧的地方
且自最初——有部經文
寫就了兩人的名字，寫出了
三位賢人與一座城市
都有母親哺育她們的孩子
有父親，和他們假寐的鬍鬚
徹夜哺育了孩子們的生
再把隔日的光線
讓渡給他們的死亡

該怎麼用不同的語言
寫下同一場噩夢，好比
一顆頭顱錯睡了別人的牆垣
有個母親曬著昨日的舊衣
有個母親告別她的孩子
像半個世界
在宛如決斷者的黎明
齊駛入動靜的海域

少許星火也引起了驚惶
母親顫抖孩子們交談
沒人記下父親們擦槍的側臉
但父親們點起根菸
走入了上帝彷彿他們
君父的城邦

戰 前

我記得一座偉大的城市有兩間酒館。我記得
外海的鯨群噴出如注的乳汁，我記得最有權力的工會
是城牆底下的死者
記得有些人將成為蟲蛇的獵物，我記得
先祖不會在同一天復活
我記得初戀的黃昏血一般淌著

我記得萬物。且疏漏了我對你分秒的歉意
我記得在開槍前說了對不起，我記得有人舉步向前
撞開教堂的大門

我記得紅花開在她灑掃的鬢角
我記得車流與履帶的聲響總在午夜適時停下
記得有人在光榮與讚美中受傷了
我記得某一扇門我不曾打開，另一扇門
則從未被誰緊實地扣上

我記得巨大的木頭的十字架
我記得不同膚色的人在這買下了一幢房屋
並且活著，我記得我們吃飯時並無須保持安靜
記得他們在彼此的廢墟上建造著甚麼
我記得母親的手術日期無端更改了
我記得他們對我致歉，記得宗教用擴音器相互競爭
他們鑿開了石頭
同時鑿開了另一個人的信仰

我記得靈魂。真理。與尊嚴的說詞。記得
我從未能給予沙漠一杯及時的水
我記得孤寂的寒夜每個人打著哆嗦，我記得
太陽每天都從東方升起，我記得隔離的人剛從市場回來
我記得人群在路邊等待有人路過，記得一個孩子
禮貌地請他們讓他穿到前頭去
有些石頭長著人心
有些則長著別人的臉孔
我記得偶爾我們不多不少，偶爾則缺著自己
當遠方的硝煙飛往這座城市
我依舊記得這座偉大的城市有兩間酒館
我記得警報音色快樂地顫抖起來，那時人們
同聲仰望並彼此道賀，慶幸——
我們知道如何生活
卻未曾真正理解甚麼是活著

關於分開

那時，你是這麼說的——

在一些字義彼此相依的詞彙之間

任意加入些分隔與空白

比如說

讓海從此無關於岸

阻絕那河，那堤

煙飄在窗的上方，馬跑在鞍的前面

金花只能開在園的外頭，然而

「分開」分開這個詞是沒有用的

與其問是甚麼分開了我們

不如說從此之後留下了

你，和我。是嗎

那之後，總有些話是無效的

比如說：

你如何分開森和森

只因它們總能夠獨自地成立了

又怎麼能令冬蟲不成為夏草

如何簡單地分開思與念

分開污染和泥土

令一條深埋地底不為人知的管線

分開於我們這美善的世界

無論沼或澤

都讓我們陷落

親愛的——也許有些空白永不能成立

比如說，當我現在又說了一次

「我們」

是甚麼過去了，又是甚麼

終於能夠留存下來了比如說

你不能分開的雨

和傘

和一條街

和燈和我的影子，只剩下獨自一人

肉體在玫瑰的窗上

靈魂漂在靜止的溝渠

彷彿你是這麼說的——

讓我們分開

分開某些抽象的與具體的

相關與不相關比如說

記和憶，情與慾，盔甲，擁抱

面具與謊言

有我和我的宇宙。醉和它的經緯

酒瓶又如何是酩酊的？

記起你最後那句話

我仍想分開「分開」這個詞彙

還原那天之前——

讓雀與躍能相互關連

喜和樂仍住在同一個房間

讓我還岸於海

築堤予河


晨曦再次聚合了……是曾經的

肩和肩，膝與膝，掌心，和指紋

我有句話要說：

分開之後的那一切

都已獲得了新生與安頓



水之湄，天之涯：
夢的洄瀾，詩的圓周